新鐫海字給先生評訂神仙通鑑卷之三

信夏解陽□□□同建

林星映撰録本

後西清真學弟李理贊

○○衡山洞玄帝尋師　○○有熊國軒轅出世

是歲陽月率民蜡祭合聚萬物索饗百神以報歲成又盹緇鞭鞭擊草木使之萌動蜡之爲言索也例以每歲終行蜡禮祭後用赤鞭合大德也年不順成之方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禮記天子大蜡有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六虎七坊八水積是時九土之國各執方物來貢南至交趾南方夷人其足兩指相交故名即今安南地北至幽都古曰幽陵後輪燕也東至暘谷即日出之所西至三

GR
335
H78
V.3

新刻黃掌綸先生評訂神仙鑑首集卷之二

江夏明陽宣史徐衜述
汝南清眞覺姑李理賛

林屋玞棲秘本

○○衡山洞炎帝尋師　○○有熊國軒轅出世

是歲陽月率民蜡祭合聚萬物索饗百神以報歲成又以䄍鞭鞭擊草木使之萌動蜡之為言索也例以每歲終行蜡禮祭後用赤鞭合火德也年不順成之方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禮記天子大蜡有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猫六虎七坊八水庸是時九土之國各執方物來貢南至交趾南方夷人其足兩指相交故名即今安南地北至幽都古曰幽陵後為燕地東至暘谷即日出之所西至三危山名在沙州三峯峭絶若傾莫不從化帝既教民穀食但力作不休

不勝勞苦更思節力以代其勞觀百獸之中牛力大而耐久易於制伏令以鐵爲犂繫於牛後一人隨而扶之以耕鋤田地令作員盤水車駆牛負盤旋走以捍水灌田民從其教樂而相慶帝置五絃之琴按宮商角徵羽五音合五行之義又燒土作匡空其中以獸革蒙上曰土鼓以革爲椎而擊曰蕢桴以竿作籥吹之似笛三孔而短小於是刑天作扶犂之樂制豐年之咏以薦釐来以保太和通其德於神明同其和於上下帝深感先聖之神功鴻造欲圖報之知太昊已葬嶓冢女媧尚停栁城因擇地於曲阜之西會通發人夫築陵今齊寧有女媧陵迎柩安[illegible]棺槨無度女

媧之柩比常倍大衆莫能動帝前拜告曰聖人不欲居於東乎抑欲祔於華胥乎靈柩不舉而動者三衆驚異帝知其意命衆舉之輕若無物上載璽輀親護送至河之南濱荆山下風陵堆柩從輀中躍出衆急扶之已陷入沙磧數尺帝令四圍掘起如生根蔕帝令就地築陵封以土石植以樹木今河南閿鄉有女媧陵前北方共工氏之民感女皇平治其地欲迎葬之聞靈異若是求女皇所佩之昆吾劍藏於石匣瘞汾榮二水之間名媧皇陵炎帝循河回椰城立太昊孫休爲媧皇奉祀取其素用之几杖歸葬於會通之曲補遂之民見帝在椰城調度疑有私利盡遷貨財東去乃起

神乎

更奇

從此處去
還從此處
求
太成子

衆攻圍、剎登城、招其爲首數人入城、令召問百姓、少孫休出城諭、足補遂民始知剎之本心、滌沽海謝、篤至古都子權出迎陪侍帝步遊至東門池邊、不勝感慨、遠見一物浮至視之、乃赤松子熟卧水面、鼻息鼾鼾、帝往扶起、徐徐方揉目曰、昨衆太成子同南嶽主人崇覃及子之上祖祝融君皆挈榼提壺下降朱陵洞中、爲慶吾師丹符成就、一時豪興多飲碧瓊漿、不覺半酣、念及前約、故先辭而來、白石亦欲告歸、相扶一程、已回山演習道法、我因隨波沉睡、來未流到別處、帝發歎曰、吾女不能少待、而自蹈奇禍、將浮海事告之、赤松曰、躁意妄求、以致於此、苟能誠心精進、終

神女心堅、石也靈。

穿力漸斷

成王果、然吾子亦應歸本壽源。何甚久混塵俗役志勞神也。急宜自省、後會非遙、言畢復朦朧垂目、身漸跧蹲、帝欲扶時乃一片大（妙）黃石（妙）、推之不動、愈以爲神、是時巫咸巫陽在旁、向聞西王母有不死藥、知赤松與之相識、正欲求其引見、不意忽地化去、二子乃夜卧石邊、明旦與石俱失、赤松見其志誠（發明）、領上崑崙、母即收録爲徒、命掌齊方丹藥、炎帝不回、曲阜謂近侍曰、汝等寄語后妃諸子。人生如水流（與歸）到海、葉落歸根、吾將南遊衡嶽、尋問本源（本○壽源相應○）。勿教過慮也、羣臣大驚擁住、帝倏至夜分、有荷平日采藥鉏子崎嶇處將來撐拄、背衆逸去、羣臣明旦起視、惟遺裙履几席藤床竹

杖而已同報后妃諸子驚惶無措立長子臨魁權位臨魁即命諸大臣分路尋訪炎帝南至衡山之麓上有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在山周行數日遇樵子牧豎問赤眞人踪跡絶無知者耐性慢尋飢摘松栢渴掬清泉一日在山陽紫石畧坐聞松材後作謌顧視乃一羽衣道童帝起問曰道兄知有赤眞人在否道童嘻嘻笑曰赤松子去尋神農來會汝來問赤眞人容言異常莫非即是帝頷之曰正不知眞人居處道童曰既欲尋眞可隨我來帝欣然相從於路問有祝融君無道童指曰山峯峻者五而祝融峯爲最位值離宮即其遊息之所帝益喜盤

曲轉過鑿頭見赤石爲城火雲作障中有洞門窅然深邃
道童先入通報笑語之聲步出三道者其一則赤松子謂
曰侯君多時何來晚也帝曰急切尋不出路頭恐緊行有（此言可味）
悞耳赤松教倚鉏於洞外携手而進曰此即大庭公南嶽
主人也帝覿堂殿巍煥上立三位道長赤松遂一指示中
乃先天一炁玄元至眞萬變老君鬱家子先曾稱壽廣子（可知在開闔之先）
近更號太成子上首即南極教主赤大眞人下首是聽鳥
鳴作歌肇開洛宗之祝融君也帝遂趨至殿前稽首再拜
三老扶入叙禮依次列坐太成曰子享富貴者亦慕澹泊
滋味耶帝曰富貴有時盡澹泊恒自如不離塵俗安見上

復甚奇

總屬幻境

眞蕭望明以下教赤眞人曰終是有根氣警省得早不致沉淪苦海也命童傾壺中大妙金丹與之帝起接食頓覺精神舒暢心境圓明眞人設席相待忽聞洞外一片哀聲帝驚曰深山之中何得有此惡聲赤松曰噫想是來迎喪者帝未辨祝融曰欲知此事可於洞口窺之令二小童陪去帝從隙中一望乃是朝内諸臣捧藥鉏大裳共扶上車推過山隈而去帝顧問二童何意童曰或是衆人見鉏謂君已死故也帝欲效門徃問背後祝融大呼曰既脫俗塵何必復入誤或采死不過如此耳帝隨入謝過赤眞人曰草木無知魂魄附之作響藥鉏既久精氣染而肖形世無

李之鋤柄曰檀蓋此

觀此景象皆衆人意



浮丘子

慧眼以假認眞此理易明又何疑乎帝言下頓悟勘破世情自號浮丘子衆以浮丘翁稱之太戊將兆訪宛丘生於（竹山之約）具茨先自別去羣眞送出洞門大庭赤松亦欲辭去浮丘曰深荷諸師長提携得聞六道知白守黑求死不得吾女未知沉沒何處更蒙援濟爲恩不淺赤松曰翁女之輕生蹈海實由於我訪而度之是所願也祝融君曰少女我之裔願隨諸公一行當下四眞相率而去崇覃亦同本洞且言曲阜羣臣奉命入衡山尋覓見帝僵倚岩邊鵠形骨立宛是飢斃（妙）乃相向大哭扶入車中護至鄒湖濱之山中治棺入殮帝實在位一百四十五年壽百六十有八生子十三人時覺烟雲慘淡風雨

中所有欲郎現之疑心見鬼信然

帝臨魁

夙沙氏

箕文

凄迷、自後此山長若秋天景象遂名雲秋使人回報臨魁與母后太妃諸弟齊來服喪泣祭、擇地萬陽山、建陵而葬、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后妃皆不欲回都、臨魁不能强、為築室於陵側、留弟兆我率四少弟奉養、後后妃殂合葬於陵旁有一泓、湛然綠色、汲飲其味極佳、今鄠縣有炎帝陵與長沙荼鄉相接母后命臨魁嗣為炎帝、遂為少弟建國於南、時東南有國曰夙沙氏、久欲叛亂、不用帝命、左右勸征之、帝曰、我不能化被也、盍修厥德、羣下竊哂其懦、夙沙君欲入都於陳、其臣箕文諫之、乃殺箕文、民皆怨忿、攘臂自攻其君、夙沙君逃拒山險、懼而飢死、宗族與民乞和、相率來歸曲阜、咸服帝之德度、在位八十

帝明　帝宜　帝來　帝襄　節莖　克　戲　小帝器　帝榆罔

年崩子承立祇修自勤克紹祖武在位六十年以子明幼欲擇賢而立初神農子柱分封谷城常佐帝殖百蔬區百穀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被賜後世德之祀爲稷神有次子慶甲亦深明種植帝承知其賢用嗣爲帝慶甲居位四十年仍歸政於明帝明在位四十九年子宜立又曰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子來立又曰帝克在位四十八年子襄立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崩帝襄生子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皆本立而殂戲生子器是爲小帝立四月殂克有子曰參盧是爲榆罔衆立爲帝遷都於空桑其時各國之君通號爲諸侯侯者候也侯帝之命令也帝榆罔爲政束急務乘人而鬭其捷於是

蚩尤　蜚廉　一眞

諸侯攜貳、不奉號令、干戈相尋、各據一方、自稱帝號、炎帝之季、太皡之後、爲青帝、共工之族、號白帝、葛天之後、爲黑帝、中皇之後、爲黃帝、有姜姓諸侯曰蚩尤、是耆田子邛之支庶、同母弟八人、族孽兄弟七十三、共八十一人、皆獸身人語、蚩尤生得、銅頭鐵額、智勇過人、機詐百出、呑啖沙石、不茹五穀、作五虐之形、以害黎民、少與鉅野蜚廉同師于晨之徒一眞、煉幾種法物、代父爲諸侯、居赤城、今北京、萬全、其地山川盡赤、產銅色如火、蚩尤好兵喜亂、聚精金錯鎔作兵、蚘沙爲式、治而鑄之、造成戎器、有五兵之名、一曰弩、怒也、其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合名曰機、如

户之樞也二曰殳積竹爲之長一丈二尺而無刃三曰矛如鋑而三廉也有五種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激矛其頭屈曲如蛇長一丈八尺仇矛頭有三叉其五即殳也亦曰殳矛四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横安刃頭向下爲鉤五曰戟兩邊横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横刃援柄處長四寸半笵廣寸半雙枝爲戟單枝爲戈復發葛天尊盧之山採黃金以鑄刀劍切玉如泥制鎧甲披之以禦兵刃於是聚衆訓練教以攻擊砍刺進退合散之法未幾精熟蚩尤大喜召隣近諸侯謂之曰榆罔無德而居上位我欲詐之以令天下有不從者先伐之衆懼其威力唯唯聽命

疏△仡△紀△

蚩尤見人心畏服曰盍放縱兼并北方諸侯榆罔不能制反命之居於少顥以爲西方諸侯之長昔泰帝分號五方以東曰少陽南曰老陽西曰少陽北曰都幽中曰中原蒼號太昊蓋生西極也同顥昊蚩尤得命謂群下曰榆罔畏懼命我爲西土之長少顥僻在一隅未若中原之盛我將先入空桑天下自服遂率兵出洋水登九淖來攻空桑榆罔自料不敵與后妃臣子遜居東北涿鹿之地蚩尤謂衆曰權居大位有才智勝我者即屈身事之時西方諸侯惟以强侮弱各相侵伐不休有一位諸侯應運而出是爲五帝本紀之始即十紀之

疏仡紀也△紀者言爲後代之紀綱也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之

有熊國君啟昆

附寶

一云感電繞斗軒而娠故名為軒史記外紀作軒轅非也

公孫軒轅

道德之所用也自此以訖於周、初神農之同母弟勗其嗣少典國君世為諸侯、後以公孫為姓、九傳至啟昆、北遷於熊今開封新鄭因改國曰有熊、啟昆為人剛健中正、其妃曰附寶一曰符葆、德性幽閑、有熊君出遊必與偕行、嘗南至衡山拜炎帝之陵、復訪古聖之蹟、聞太昊陵在嶓冢、同附寶往謁、是春至祁野、一夕見中天一道金色電光旋繞於北斗樞星之旁、見者皆以為祥、有熊君與附寶歸寢、即有身泰州亦有軒轅丘是見電光處、懷二十有四月紫氣充房、誕於有熊國之南隅古軒轅之丘今在新鄭一名壽丘、遂號曰軒轅、名伯荼、時有景雲之瑞、生而日角龍顏、神變靈異、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知

中了高　常先　大鴻　太常　奢比　庸先　勾龍　后土　大封

幽明生死之故衆識爲聖其中弟子高幼亦靈濬無矜已傲物之心有蓋世獨主之志啟昆去世軒轅年十二即嗣位因長於姬水之上更姓爲姬時炎帝避於涿鹿蚩尤肆惡諸侯相侵生民塗炭軒轅乃教民習用干戈以征不軌時西華人常先一曰恒先一曰號知命殺阪人大鴻號竊紀天中人太常一曰栢常號地典來歸又得太昊時蒼龍之後曰奢比祝融十一世孫曰庸先共工氏之裔子曰勾龍神農後曰后土號鳩治昆吾後曰大封諸人以用軒轅乃修德治兵教民識五炁而樹藝五穀立丘井之制井分四道八家處之開方有九五爲陣法四爲閒地大將居中寓兵於農有事

則戰無事則耕任賢撫民國中大治諸侯見軒轅威德並濟神化宜民蚩蚘僉自貪暴衆心不附乃以板作書於上遺蚩蚘曰

予自居尊位謂天下莫予若今有熊君天縱叡聖實懋厥德兆民允賴手宜無更自傲其降心以臣之

蚩尤大怒奈左右止宗人百輩恐不能敵亦書檄以答曰

曩攝位以榆罔不德故天既生大賢臣庶咸若予罔敢自貳越三日謹以衆歸

諸侯得檄報知軒轅軒轅曰予以誠信待人彼既來歸黎民之幸至期親率羣臣郊迎至日中果見一簇人衆蜂擁

而至、當先一人俯伏於地、軒轅令扶起、視之鐵面赤鬚目黃顴突、貌實兇惡、握手慰勞、正是惟憑仁義專伏兇頑、

女媧墜海、不化為魚、而化為鳥、到底飛昇有望、

神農嘗百藥、作方書、以救病、即後聖閔人情制禮法、以治世之心也。

赤松此來、單提南嶽丹成、專為接引炎帝、非是來說閒話也、臨去數語、更是可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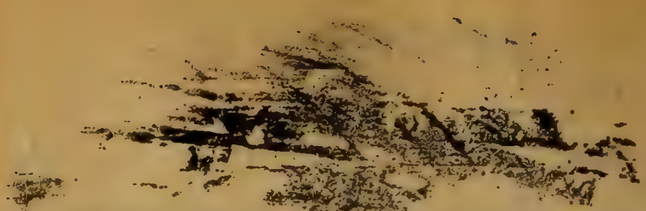
遍嘗百藥、而赤松來度、真是苦盡甘來。棄卻羣臣、而中夜潛逃、可稱斬釘截鐵、

衡嶽尋師、崎嶇遍跡、堅心精進、學者咸當如是。

○○風后演握機陣法　○○飛廉招水火魔君

蚩尤遙謝、仰視軒轅、端莊嚴肅、氣象儼若、心亦慄然、同入城中、軒轅待以賓禮、初蚩尤學於一眞門下、鍊制法物、一眞見其殺機萌動、奸險不仁、謂之曰、此皆有爲之法、不足恃者、若再傳汝、必爲大禍於天下矣、遂避而不授、蚩尤已竊知一二、乃取先天純陰之炁、鍊成一物、名霧母、廣二尺二、長八尺、能舒能捲、狀如帘幙、又名霧幙、此物轘開、似炊甑之氣、騰騰噴出、若轘盡時、瀰漫天地、對面不能見人、捲起則漸復淸明、能應時測侯、爲諸陰之先兆、凡遇春天暑輾尺餘、每朝迷黑、蚩尤即謂軒轅曰、二三日後當雨、至期

果應夏時輾動霧毋又曰霧作幾日將大炎熱秋天有霧則曰幾日後涼風當發冬霧則曰必降大雪所言皆驗軒轅敬以爲神蚩尤以爲無有識者欲逞舊性奈遇之甚厚軒轅以蚩尤明乎天道乃尊爲當時（如後世之天官冢宰）以太常曾度四方能察地理用爲禀者（是爲地官即户部）軒轅知天下之大非一人所治乃以奢比辨東方爲士師（後爲工部監督營造）庸光辨南方爲司徒（後爲禮部敷民倫序）大封辨西方爲司馬（後爲兵部總亍征伐）后土辨北方爲司李（後爲刑部法官明戮罰事）軒轅處中央以正四國蚩尤以上相自居雖有異心兵權不能入手適報者言揄罔不道侵虐北方諸侯蚩尤乘機進曰揄罔不識天時恣行



無道若不除之海內焉能寧一諸侯齊曰上相果能為民除暴願從指揮軒轅曰彼雖不德終是君長造次興兵招悖逆之名矣蚩尤曰無德讓有德理所當然即拜別軒轅率兵渡河北去軒轅見勢不可過慮諸侯兵衆執而傷之乃與諸臣宗族亦進榆罔聞兵至率衆屯於阪泉之野（即蒲阪在嬀州戎縣東五十六里北與涿水合後改名黃帝泉上設黃帝祠奉祭。）蚩尤從陣突出曰恕汝不殺仍欲取死耶腰間取小銅牌連擊忽陰雲四合無數熊羆貔貅蛇蟲虎豹跳躍咆哮橫衝而至榆罔兵驚慌敗走此蚩尤鍊就聚獸牌扣之則百蟲聽命魑魅為之驅也諸侯乘勢來追榆罔入涿鹿土城堅閉軒轅聞勝恐

其鹵莽行事。急領親隨至城下。大呼請帝相見。城上木石抛下。只得暫過。當夜蚩尤四面攻之。攀緣而入。殺散從兵擒住揄罔開門獻至大寨。蚩尤叱衆斬之。軒轅命降從於潞水。即神農嘗香谷處。聚宗族以居使主炎帝之祀。揄罔時年七旬。在位五十五年。自神農至此傳八世其年五百六十六而七。蚩尤怒曰我凡三戰而得一旦舍之。而樹已之德。我實不能為之臣也。聚衆外屯誘諸侯至寨盡坑之。襲併其兵。乘夜圍涿鹿。守者入報蚩尤造反軒轅上城四望火先燭天。喊聲震地。蚩尤在壕邊指揮軍衆。軒轅遥謂曰。予實不才。未嘗少慢上相。何故如此。蚩尤曰。才智兼優者。猶必諮問於下。予每進善言。故違不用。今

△封胡
△張若
△隰朋
△容蒉
△龍行
△大接

與汝軒量才力以定大位有敢戰者速出令衆攻城軒轅用封胡爲將以張若隰朋容蒉龍行大接耆比爲副出城對陣未及合戰蚩尤軍利刃長戟又有大弩連射一時砂石飛走不能當抵望南敗走至大雄山屯駐蚩尤得勝回軍先至阪山西南築城建都然後興兵追殺軒轅退居大雄感頗憂思恍惚間如蚩尤追至塵垢蔽日烟霧障天忽起一陣大風將塵垢盡皆括去遠見一偉人手執千鈞之弩驅牛羊數萬羣軒轅寤曰風爲號令力政者也垢爲塵土土去而后在也天下或有姓風名后者乎執千鈞弩異力也驅畜萬羣能牧也豈有力牧者乎於是依二占遺人

風后

四求其時果有風后者號封鉅係太昊之後生於蒲阪首陽之東鮮地少有大志學於玄女玄女修道於中條山此山綿亘甚遠上有二洞玄女居其一對洞多挑花風后在內修煉玄女以其有治世才遣其下山立功風后拜辭仍隱於古都之西外山澗中炎帝聞其賢遣使訪之已還於東海之隅常行吟沙上世不之識時軒轅遍訪至海濱見其異常詢之果是風后衆皆喜躍求其同至大雄軒轅率諸臣迎觀其威儀出衆叩其所學即登以爲相風后三辭衆勸曰賢才不援天下如蒼生何風后乃不復辭西南二處訪得知勇之士數人內有名稽者問二占有力牧之名

猶

力牧

謂使者曰大澤中果有姓力名牧者引衆往見其人坐於草堂觀玩方策聞客至曳華履出迎生得方面員睛熊腰虎項告以欲破蚩尤夢占來訪之故力牧慨然便行軒轅延入宛是夢中所見偉人遂以爲將呼爲神墨又曰力墨以其面黑而智勇通於神也又得琅琊人太山號天老雲夢人稽號五聖北地人岐伯伊祁氏之後居於岐下故名或謂其趾有岐厲山人沮誦號赤誦更有羲和尚儀車區隸首甯封子赤將子輿泠倫離婁榮猨大容邑夷揮夷牟共鼓化狐諸人皆身通百藝學究天人風后同力牧登大熊山頂遍視大寨見軍士紛紜坐作無節歎曰雖有甲兵終爲烏合退謂軒轅曰夫治兵者

俊 大容 □夷 排 夷牟 共鼓 化狐

必先明紀律分隊伍則闕外肅清建旗鼓爲軍中耳目方可應敵乃進兵法十三策陣圖三策孤虛十策力牧亦進兵法十五策教以弧矢之利其始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揮復精其制積六材而成弓乃幹角筋膠絲漆也弓之末曰簫又謂之弭以骨飾之中曰弣弣撫也人所撫持也簫弭之中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纏絲爲弦張於兩彌又命夷牟作矢亦曰箭以小竹作幹長三尺一寸膠翎爲羽鏃金爲鏃射之可貫肢體以威天下岐伯乃燒土爲匡以革蒙兩面爲鼓擊之以進兵截竹作笛籥令人鼓吹爲軍中之樂又鎔金爲鐃以止鼓一名小鉦如鈴無舌有秉軍中

卒長執鐃作金鐲以節鼓似鈌而小通謂之神鉦又斷十角吹之以集軍衆作揀刀之鞘曰鞞沮誦能法穗書用爲書正便於行文錄事又命甯封子爲陶正合土作缶甑盆鉢之類以赤將子輿爲木正作牀凳箱捅之屬以利器用先是皆用桴筏以濟不通共鼓見竅木可以浮水而渡即刳木爲舟化狐一名貨狄見魚尾畫水而游乃剡木爲楫以行舟邑夷又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携龍角作大輅以乘坐任載更有王氷作大車之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乘雅造小車之軏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寒哀又作鞭轡馳騁之法由是車制始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行四

万而往來利用矣、又作靈鞞小車輕捷可疾行於軍中、軒轅見器用稍具、乃問行師戰陣之道於風后、風后對曰、伏羲氏分演八卦、重之得六十四卦、以一卦當天之一星、仰觀積卒之宿、而知五營九軍之數、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坤於外以爲悔、坤者順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積爻三十有二、環八方而相涵、營在其中矣、或靜或動、奇正有在也、一陽居中而用事、内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遊、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衛

鋒者利器之世也

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行師之理悉備於此軒轅大悟曰所謂作卦象者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於以知師爲直將、爲明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風后遂定其制、以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九軍爲一部因軒轅九軍之法以乾坤艮巽爲四間地爲天地風雲四正以水火金木爲龍虎鳥

悉

蛇四奇天覆於上地載於下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颺於天雲垂於地前衝爲虎翼後衝爲龍飛風爲蛇蟠雲爲鳥翔四隅四正各一軍中心零者大將居之名曰握奇陣內

藏三才、五行、八門、九地之理、五行者、實其中央四隅以習軍、虛其前後左右四方以立表、西北象水、東南象火、西南象金、東北象木、中央象土也、三才者、前後左右各出一軍以突戰、前一軍象天、後一軍象地、左右一軍以象人、五者九軍之正、三者九軍之奇也、八卦九宮四隅四正中央、九軍之形質也、其制陣之法、或六十步、或六百步、或千二百步、以爲開方之形、其機形生用、用生變、至於變而不可以形測、不可以用拘、前可爲後、後可爲前、正可爲奇、奇可爲正、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如循環之無窮也、故又曰握機之陣。軒轅悉聽其調度。風后又以虎皮裁方、畫熊爲旗、垂五

斿至有以象罰星一隊中建之加守旗三人五伍之人集其下旗者與衆以爲期也又以熊皮畫交龍爲旂垂七斿至轂斿末有鈴一旅中建之爲二十隊之標識皆斬竹爲竿以置旌旗於上又以皂雕羽綴頂下以犛牛尾結毬大如斗垂豹尾作幢各拔方定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黃染藻光別之名曰藻羽幢又名大皂旂總名曰纛爲一軍之導也下垂九斿有鈴凡軍百隊爲師五師爲一軍八軍各設一大將統之一軍建一纛於中繫左騑馬軏上大將執令旗指麾其下命一上將居中軍總董諸軍發施政令中建九仞青旌析鳥羽爲之以巨木作杆杆頭綴以犛牛

尾下垂十二旒至地有鈴畫青雀於旌上舉以示衆上將號令一出諸軍聽而遵行如心之用身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軍行之際以牛革爲帳幔遮蔽風雨各軍所營晝則認旗號夜則觀燈火於是陣法完密軍勢萬全力牧又令取精鐵九煉而成純鋼雜以五金遣冶工於河濱鑄成兵器及前所有共一十八般

刀鎗劍戟鞭簡撾錐斧鉞鎌杵干戈杈棒弓弩

分授諸軍使用操演精熟以便臨期應敵軒轅見陣法軍器已備遂問將於風后風后曰九軍命繫於一將不可不慎力牧有上將材可當此任軒轅命即築壇於大雄之左

周昌

堂堂之陣其如邪術何

小雄山齋戒七日、迎請力牧登壇拜、為上將、周昌怖之、拜
風后為總師、封胡為丞、車區為相、導容蒷為司馬、力牧遂
發號令、以太常為先鋒、泰山督前軍、稽督後軍、為司徒、大
鴻居右、恒先居左、為司空、復徵諸侯兵、為遊兵、二十四陣、
起本軍二十餘萬、選踶齊日期、宰烏牛白馬、祭告天地山
川百神、然後出師、衍握機以為式、設五奇五麾六纛、以制
其軍、力牧在中軍、黃纛下指麾軍衆、申明鼓進金退之規、
角屯旌麾之節、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之條、號令嚴明、軍容
整肅、軒轅與風后在後營、率諸侯軍齊奔涿鹿之野、蚩尤
自敗、軒轅因天氣炎熱、回軍休養、先去南祁山要結蜚廉

巽二 物以類聚

冰夷

同祿

玄冥大人

爲訪蜚廉生得鹿形蛇尾爵頭羊角與蚩尤同師一眞道人進居南祁見對山之石每遇風雨則飛起似燕天晴安伏如故怪而覘之夜半見一物大如囊豹文而無足向地吸氣二口噴出狂風騄發石燕紛飛永州祁陽有風伯之山蜚廉大叱一聲其物如風而去廉步如飛禽乃追而擒之名之曰巽二是爲風母能掌八風消息通五運之氣候蜚廉聞呼即至又舉冰夷同祿二人蚩尤亦遣人聘之冰夷一名馮夷人而蛇身潼鄉隄首人嘗入華陰服八石得凌波泛水之道北居陽汙陵門之山與蜚廉互相講術初探從極之淵深入三百仞師玄冥大人學混沌之法起而見有神鳥

吸水湮空旋化爲雨、氷夷乃置食水濵、時時招引、習熱爲伴、可置懐袖、名曰商羊、是鳥生於有巢氏時、採雨露之精、能大能小、吸則渤海可枯、施則高原可沒、回禄乃炎帝子不浩之後、少錬升降飛騰之術、遊章莪之山、有鳥曰畢方、狀如鶴、青質赤文、玄領白喙、呼氣爲烟、着木則焚、回禄異之、踪其穴、有雛百頭、似鵝而赤色、乃悉置之七小壺中、用一大壺置穴中、張口向外、畢方歸、指爲穴、步入其中、回禄急掩其口、日飼以食、久而馴然、放去復還、後帶衆雛同入大壺、亦不爲窄、回禄負遊山海、時與氷夷同見蚩尤、共道相慕、商議起兵、忽報軒轅兵至、蚩尤笑曰、忽夫自來緑命、

同祿曰、初來願效微勞、嵩成曰無煩大力。且坐城頭觀之、即驅魑魅雜祆出城爲陣饒他魔力漫天障謹守中宮自主持。

嵩尤輩好亂不止、只爲幾件法物作祟耳、學者凡有作祟之物在胸須亟去之。勿爲所累。

軒轅憑夢而得將相以成大功後世之人因而皆學做夢矣苐恐好夢少惡夢多耳。

觀握機之佈置瞭如指掌風后當日、制陣精神、全身皆現仙史非熟諳兵機者烏能詳悉如是此處畧見一班、

衆君本事首不常

○○○一中條玄女除魔　○○上昆侖精衛歸道

見軒轅營中旌旗遍插鼓角齊鳴營外干戈森列蚩尤大吼遷衝前陣營門開處先鋒太常接戰不一時望陣後退去蚩尤向中軍殺入前軍太山抵住畧戰亦続陣而去蚩尤仍進忽中軍鼓聲大震左常先右大鴻夾攻蚩尤敵住二將上將力牧親臨太山從後殺回將蚩尤困住力牧大喝魍魎還不受死挺戟從頂門劈下蚩尤額上火光迸出慌欲退時四面圍住衝突不出忽大雨如注衆軍衣甲盡濕蚩尤乘空逃脫力牧鳴金收軍太常在營外戰殺敗軍奪取器械回營報功蚩尤敗回（氣殺怪物）不勝羞惱蜚廉等慰曰今

目之敗輕敵所致蚩尤曰若非此雨幾爲所困氷夷微笑不言蜚廉曰此皆氷兄妙用也原來氷夷見蚩尤被困即縱商羊（商羊之力）吸濟水下噴乃有此雨蜚廉備述其故蚩尤感謝不已回禄攘臂曰明日弟當臨陣蜚廉兄助以吹嘘可一戰而勝也蚩尤曰且勿煩道友費心劣弟别有處置管教殺彼盡絶出此惡氣乃令軍士將雉尾作幡如篲爲寨中記號（天有星類彗後曲如旗其色上黄下白長與天等乃大白之精現則國有兵起後名蚩尤旂畫形於旗上以壓邪魅）是夜蚩尤將霧母輾開布一天大霧軒轅營中昏如長夜約至晡後漫不見日數步（好利害）内如隔重山一營惟離婁能辨察幽暗其目最明望見軍上迷亂急馳入報知軒轅

興風后力牧商之風后令燃火炬檢點力牧令各認旗號
北定不得妄動蚩尤探聽隊伍整齊不敢襲擊回祿進曰
今效微勞可乎蜚廉司願助一臂一人輕身出城回祿將
壺公揭開連拍畢方母鳥領火鴉百頭飛往各軍旗幔呼
氣生烟旋成烈火蜚廉將風母向東南吹之一時火趁風
威旌旗帳幔盡皆燒毀衣甲鬚眉無不燎去駐足不定東
西亂竄蜚廉同回祿報與蚩尤即領軍轉出八達嶺陳於中
冀凶黎之谷取聚獸銅牌擊動無數惡毒之物將衆遊兵
躁躂嘴觸血流遍野但不敢逼近大寨只是霧鎖長空兩
淋下地風火交侵如此三日軍心惶懼軒轅乃齋戒以高

壇祀天方丘禮地求神明呵護不覺憂思昏寐見一人披玄狐之衣謂軒轅曰吾奉王母命以神符授子佩此則太一在前天一在後百邪遠避戰必克矣言畢而去軒轅拜謝忽寤得符於几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即佩於胸次居數日太霧冥冥如故惟水火不見侵入（符之驗也）（來得好）然恐蚩尤兵至十分危廹忽一綫天光有女道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率徒衆自空而下從營外直入所行處劃然清朗高立大呼風后快來報入中軍風后曰吾師至矣請軒轅同出果是玄女後隨二十二徒風后拜見軒轅亦拜玄女扶謂曰我九天玄女也蚩尤肆虐毒害蒸黎子

文一菱

巧工倕

能討惡孽白[illegible]母元君命我授子以三官一作三公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佐爾成此大功即令弟子付與軒轅拜領分授臣下司執各陳說大霧水火之害玄女曰惡黨猖狂生靈塗炭實為可憫遂命倕工正於四輪車上豎一方木板長七尺濶六尺畫日月山河形推於軍前雖有大風不能為害矣名曰屏風車屏風蓋始於此風后即教巧工倕造成五百輛列於營外風魔果遍令各軍來訴陣雨烈火之苦玄女曰毋懼擧頭見濃霧中有鳥百餘或火或雨都隨二大鳥麾還玄女點頭曰原來二物作祟口中吐出二丸於掌上如白鉛

丁見仙眞無傷生之令

玄魃

軒轅一番制作皆遜功於玄女

鎔就、又逆萬道寒光如銀蛇西條直飛上去一截去畢方右足一截去商羊左足不傷其命二鳥負痛逃回衆鳥隨去玄女手招二蛇攝神光落於掌上依然兩鉛九也此玄女所鍊雌雄二劍能伸能縮變化無窮此時火燄已滅雨點尚未能止玄女復呼玄魃且來南方飛下蓬頭矮女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令至立地雨止玄女命二十二徒分巡各營撫慰鎮壓衆見儀容竒偉身發先華皆謂神人來助心安膽壯玄女更命造指南車以破敵軒轅拜請其法玄女曰車上設一木人伸手直指下安機括車唯旋轉木人手指定對南方觀之則所向不惑矣

借此帶出玄女

應龍

更置大鼓於後擊之便可進兵軒轅命邑夷依法造車既成玄女曰蚩尤銅頭鐵額非力士所能獲必得南極應龍方可擒之應龍乃火之精居凶犂土丘山中生於五龍紀之先兩脇有翼飛神九天玄女將竹篆符焚之其烟繚望南騰去少頃一龍循烟路飛來玄女令止於旗杆聽用更議一人為前導正論間報營外有二道人見風后迎入道者曰遨遊東海見飛龍在天疾馳落奉令旨吾故以杖化赤虬祝師呼雙龍爲氓皆來玄女告其由二道欣然出營玄女呼應龍暗囑即騰空飛起二道招坐騎乘之一齊飛去風后傳令衆將統軍隨後進戰軒轅問二道何人能御

虬龍飛行空際玄女曰是南極赤眞人之徒一號赤松子一是子之始祖祝融君也軒轅驚曰凡愚當面不識冥罪多矣同當拜謝玄女曰二子素性高潔事畢便去軒轅懊悔無已蚩尤在營商議攻襲驀見飛龍舞身張鬣而下蚩尤不及避被應龍舒爪擒住仍復飛回蜚廉驚慌提風囊（只是脚快）出後營望南奔去水夷回祿聽前營發喊仗劍來看恰遇二人乘虬虬龍騰躍而至回祿向壺中呼出獨足畢方并衆火烏撲面飛來赤松大笑逕撞入火中追尋回祿方欲躲避祝師於臂上脫下一物乃將黃金用離火之精鍊就（金剛鐲乎）可以隆摩護道神變遡靈向空擲去將回祿套住倒地亂

雨師之物

火師之徒

嶐收

禺彊

芒

滾水衝見法力廣大急借水遁回[illegible]之淵商羊失主正待飛去赤松曰此物後有用處將水捴去單收於囊同祿叫曰幸大師肯我願隨驅使赤松和祝融曰既能改過。便入正道不必窮究也祝融遂解鐲此之爲徒教收畢方衆鳥人壹謂赤松曰吾聞西方有[illegible]嶐收一名巨乘人面虎爪白毛執鉞左耳有蛇北[illegible]曰玄冥人面鳥身徧體深黑珥踐四青蛇東有[illegible]名阿明方面素服身畧似鳥此三神者皆能乘雙節[illegible]人間誓清海甸與我同志將遊四極訪之不能久待奈[illegible]赤松曰願送一程遂並騎前行同祿後隨行至發鳩山[illegible]師辭別而去赤松

欲問闐騰後連聲曰吾師今日方來　赤松回視一大鳥涕泗交流跳舞而訴曰妄意躁求致溺海化形望吾師始終成就得脫苦濤赤松曰子之沉溺自取尚欲啣木石填海嗔癡之念未除何能便脫羽毛引汝入瑤池滌去舊（如願得遂矣）汚方可求度精衛喜躍赤松令附於刈尾至崑崙白玉臺下虬步入珠宮適西母同侍女背立藥欄邊選紫芝作餌赤松隔檻曰老母自在弟子送一徒於此王母招過作禮令坐石磴問之赤松具道本末精衛俯身垂翼啄地如叩首狀王母曰從山後採芝見玄圃桃花（補桃伏筆）大開丹馥可愛奈有蟲鳥啄蝕且令其巡守花間與俗言消除脫露本來面

霧毋已歸玄女

目。精衛復向赤松繞行三匝而去。王留赤松同食紫芝畢，辭謝出宮，跨赤虬南去。再言軒轅，中半空忽捽下一人，衆視是蚩尤，鮮血淋漓，昏倒於地，手中緊握霧毋。玄女卷而收之，頃刻霧歛天清。風后吁力士以牛筋縛住，力牧催軍進戰，蚩尤軍不戰而潰，蓋三十有七戰也。軒轅令鳴鉦收軍，勿教多殺，以堅木爲梏以械蚩尤之手，爲桎以械其足，囚至中冀之野，告諸天地，令自罰於高原戮之。刄缺不能入，玄女吐飛劍如一縷白烟，繞其頭，蚩尤頭即墜地，血冒四布，滴入水味通變爲鹹。陝西慶陽府城有二鹽池，寧夏亦有大小二池，山丹衛有紅鹽池，皆其血所化。因其爲亂害民，故令萬世食其血。脫蚩尤桎梏，棄於朱山後

蚩尤

陽生陰死之義

化為楓樹其葉皆丹軒轅謂羣臣曰駕馬御之以鞭騂馬
御之以轡蚩尤猶騂馬也騂馬已亡轡可絶矣更中冀之
鄉為絶轡五野命葬其首於梁山在壽張闞鄉城中冢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
赤炁出如匹絳名蚩尤旂別葬其肩髀於大野今山野鉅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其後黨
與未盡欲復興亂報讎軒轅子龍苗乃圖蚩尤形像遠示
衆人咸謂其不死不敢妄動軒轅命書於旗上以壓邪魅
是名蚩尤旗後世以龍苗為繪畫之祖當時尊玄女為天姥軒轅問曰
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姥曰太陽之草名
曰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鉤吻遠伏食之可以死
人遂辭回中條謂風后曰子且留明遇帝新時便可

△素女

魋

叔均

要知房中術不是後世採戰邪說

問山授陰符一卷於軒轅內藏兵機玄妙臨行留侍者素女以事軒轅自領衆徒出營望空招雲軿琴幄升坐丹鳳飛鳴前導彩雲繚繞投西而去却忘帶分女魃自此凡所居之處累年不雨謂之旱魃一名旱母其後生子名魋狀如梟人面四目有耳見則大旱軒轅遠置於赤城之北時或南來乃以子叔均爲主田之官（是爲田祖）見而逐之自天姥去後軒轅如有所失愈崇禮風后復想夢兆之驗乃著占夢經十一卷又採集用兵之要著爲兵法素女善房中之術教以握固吸氣還精補腦軒轅依法行之內視三月而有益但政治初創未能措手於是更立制度修甄未備天下有不順

盜蹠 山戎 獫允 葷粥 猺猺

者從而征之悉皆歸服披山通道未嘗寧處居則以軍師爲營衛園車作户分稱轅門蓋由此是年遂邑於涿鹿之阿時有犬盜名蹠日殺不辜膾人之肝而餔之逃附山戎連說獫允葷粥諸種常入中國侵擾軒轅起兵逐之極北不復爲害北之黒山水甘草茂中有大獸如獅食人畜無饜居民晝夜惶恐名之曰猺猺軒轅領衆往捕縱火焚林此獸奔出軍士以箭圍射頃刻斃之民無憂恐之疾後曰無恙爲此軒轅還至依無慮山其土肥饒居民依之飢饉無慮故名即古之醫無閭軒轅登山見一物似人約長尺餘朱衣玄冠提鞭跨馬如相逆之狀疾馳上山而去軒轅述所見於羣臣



恒先對曰，聞北方有登山之神，名俞兒，遇之者君主天下。軒轅東踰首山時，天炎口燥，覔水解渴，山隙有石如掌，忽伸指出泉，飲之甘冽，至今尚存，冬夏消流不竭。復南渡嵎夷海，登丹崖山，下臨峭壁千丈，俯瞰海潮拍岸，中有圓珠小石，瑩潔可愛，即留宿山頂。至夜半，有聲如雷，軍中奔告有二獸自水中出，所至風雨相隨，光如日月，音若雷霆，一則人面獸角似龍而圜，一似牛無角，色蒼一足，突入營中，觸齧死傷無算。軒轅令以弓矢禦之，不能，南至天明始去。風后曰，嘗聞吾師云，東入海有流波山，中有獸曰夔，曰神魖，其狀如此。軒轅問制伏之術，大鴻曰，既非矢石可制，須掘地爲穽

乘其陷下擒之。軒轅令掘穽深廣。上覆以物。埋伏空營而待夜分。二獸先芒呼吼而至。入營金鼓齊鳴。二獸亂竄。其一顛下穽內。一復冲出。力牧令投火入穽燒死。鈎起視之。無角而一足。殆牝夔也。恒先曰。其鳴如雷。試以其皮冒鼓。聲必遠發。岐伯謂其太堅。將硝石軟之。赤將作木匡鞔於兩端。斫大竹擊之。可聞百里。復擊以桑木。聲達三百里。偶以其足骨撾之。達五百里外。大鴻曰。若得牡夔。千里不難矣。軒轅曰。有大事用召諸侯。東巡至萊夷。登九山而眺大海。（九山在即邪朱虛故縣）古都來報。土中產一神物。形如木幹。大五六圍。長十餘丈。色黃而兩頭相等。無有面目。軒轅怪之。恒

○蚓

黃帝

○屏翳

先曰純土之精也我君土德繼王故現之耳軒轅回古都見其死蟺如龍善鳴身曲因名曰曲蟺又曰土龍生於軒轅之丘俗曰丘蚓或作螾（江東謂歌女江北謂堅蚕形小如節皆其遺類有種白頸老而有神燭之可睹鬼神）羣臣以土瑞尊軒轅為黃帝繼炎帝而王大常乃於澶淵之西五龍山按五星列曜八卦三才築壇羲和擇吉星臨座之日羣臣備儀仗迎帝至壇郊祀天地山川百神即天子位年三十二歲是日晴明適有卿雲之祥令大行山屏翳作雲書以雲紀事官以雲名（至今松檜蓊鬱常有五彩雲現是其壇址也）除殘去暴民生遂聖德如雲覆萬方蜚廉等來助蚩尤可稱同惡相濟然其所恃以傷人者

不出於五行之術、一遇修眞之士都無用處、於是見大道之妙、

人身小天地也。天地間有種種魔怪、人身中亦然、必得蕩除。然後可以問道。玄女之尢應龍之木、是即學者慧劍。赤松以雨師而得商羊。祝融以火德而收同祿。正是物歸其主。

夔與丘引在治世爲瑞、在亂世爲妖、猶之人心不正則耳眼舌鼻不爲五官、而爲五賊矣。

會展雄暴[redacted]故做古號呼之益證出語有本、

○○金鑑成古今具覽 ○○○神芝現三一藏機

命蒼龍為青雲春官、祝融為縉雲夏官、大封為白雲秋官、后土為黑雲冬官、柏常為黃雲中官、尊風后為太師、公力牧為上相、恒先大鴻為左右輔弼、百官陞進有差、命築一城於涿鹿之北、內建祖廟、遷衆居之、合諸侯之符信圭瑞、衆皆秉執來朝於釜山。在保定府安肅縣、去版泉西北六十里、山形如釜、府出瑞雲、故曰龍山、是時東至於海、西至空同、南抵於江、北薄葷粥、天下大定、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祀百神、垂法設教、以河圖復制為理法、正乾坤、分坎離、倚象衍數、成一代之宜、以重坤為首、是為歸藏△商所

西陵氏 嫘祖

蛾無口

蠶無日

謂歸藏抻也、帝初聞西陵氏女嫘祖聰明温順、聘娶爲妃、常来遊海濱、見樹上都有白團、似鳥卵而軟、擘視中有蟲如核、詢之土人、云龍與馬交精遺所化、嫘祖取置於邸、越日出蛾、雌雄相配、自辰至亥始觧、生子無數、嫘祖收之、來春皆生小蟲、採桑嫩葉飼之、桑葉漸老、其蟲亦大而能食、見其攢簇、名之曰蠶、又曰天虫、俗作蚕字、至身白有光即不食、嫘祖以稻草布蠶於上、自然吐絲作團、蒙戎之狀、名之曰繭、摘而投沸湯、繅之繹而爲絲、法天象、經縱緯横之義、造機杼、織成幣帛、可以衣體、至是登爲元妃、帝觀翬翟草木之華、以帛染畫五采文章、以表貴賤、量體裁用以爲衣〻之美、而天

方纍氏

女節

彤魚氏

下不恚皴瘃次妃方纍氏之女曰女節纍一作傫嘗種勻黃紫三種木棉摘花去子以物擊鬆制紡車搖而引之以爲棉紗亦以機杼織之是爲棉布又漚苧麻之皮辮而織成麤布爲夏時之服三妃彤魚氏美而貞慧而不伐能攬絲作線磨鐵成針刺繡魚龍花鳥等物帝令其繡衣服九章之屬常先作冠冕謂之元服冕上有覆前俯後仰主於恭也前後垂旒以絲繩貫玉垂之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每旒各十二玉玉相去一寸而垂齊肩玉五采朱白蒼黃玄公九旒九玉九寸玉三采朱白蒼諸侯七旒七王七寸王二采朱綠附庸之國五旒五玉五寸玉純色士庶有冠無冕冕

胡曹

鬼方氏

之兩旁當耳以綿纊之曰黈纊造成以進於帝帝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掩聰毋作聰明虛已待人也。遂受而服之加裳先爲冕侯帝命臣胡曹作衮服九章一曰龍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上公但有降龍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繪畫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刺繡於裳胡曹依命造成元纁始設帝加爲衮伯帝取珹珂作珮老鵰入海化爲珹貝大者曰何黃黑色二者雜以瑪瑙瑩石上有雙衡長五寸廣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衡牙蠙珠納其間上下爲衡半璧爲璜中横以衡禾以蓍珠爲瑀佩於胸次帝爲有北患欲和遠人娶鬼方氏女爲四妃曰嫫

嫫母　雍父　白益　白虎神

姆貌雖陋而德充常進良言以匡不足帝每嘉之命元妃
教民蠶桑、後世祀爲先蠶二妃亦教民紡織麻苧帝令脩龍教民
尊君親上之義百姓親睦而知禮命祝融復修羲農之法、
教牧養六畜、播蓺五穀、雍父又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以火
堅之使民舂粟作飯、白益作鑿井汲水而飲、日中爲
市通民之有無帝御殿忽見一人獠牙怒髮乘白虎來集
於庭大言曰臣西方白虎之神奉王母命以地圖授帝端
放於几而去帝披覽之遂欲區畫廣土、命柏常勾龍司其
事、太常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帝命縉雲庸光匠營
國邑以恒先大鴻爲左右二大監監於萬國以和其衆勾

龍法、帝之九軍陣數、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置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至秦孝公時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井九百畝、八家同井、井開四道而分、宅各授一區、中爲公田、井一爲隣、井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教詳矣、帝以勾龍能平九土、使君土官、後世祀以爲社曰后土之神白雲大封言爲治之道安不忘危、各設一長於邑、農隙則講武事、教以禮義、以丘井制兵、民知親上死長之道矣、帝恐事有闕、乃剡竹與几、長五尺二寸、高廣二尺、兩端赤、中央黑、坐必設几、几有五玉、雕漆形素、又制設席之法、筵鋪於下、席加於上、籍以爲位、筵竹席重

臣高元　雉性耿介而善鬬人獲之必守死而不犯分有自衛之道故都城取義於此

相高

曰筵巾曰席負斧扆而朝諸侯扆如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以絳為質畫為斧文朝見諸侯樹之於後負而坐焉帝立宮室之制命臣高元總其事首建合宮祭祀天帝以接萬靈布政教焉更造阿閣苑囿為暇時遊樂之地帝復城城築邑之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也冬令重門擊柝以禦暴客死者始制為棺槨使歛而葬封樹以為表帝問相高造幣鍊之利而為輕重之法始作貨幣爰命榮援范金為貨制金刀名錢為刀以其利用也金錯為銘列於珠玉布中立為五幣珠玉為上黃金為次刀布為下後太公望倣此作九府圜法因設九棘之次曰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庶後分左右九棘棘木堅而心赤色取赤心攻刺之義始定墮制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五雉羣

臣謂帝業鴻庥莫號曰帝鴻氏帝思文字可以紀述垂教集臣下曰庖犧氏作龍書神農氏作穗書今雖作雲書更欲詳明昭一代之盛太山天老曰相傳史皇氏制六書將推為君主遂避入陽虛大名南若得其出山文字可興矣帝乃備安車厚幣親往聘請倉帝初不欲出見帝意誠切歎曰深居避世不意復為虛名牽引不出恐拂王願因同下山帝問六書字法倉帝曰星辰象緯流水落花即天地之大文章也至都帝尊以賓禮倉帝請就史職帝設館居之時號史倉帝初得良玉一方治為墨池以授史倉不敢自私象其旁曰帝鴻氏之視復做雲龜篆圖答之時沮誦

以膠煤爲塗管毛、爲畫削竹作簡、疊簡作策單者曰簡編簡爲策以火炙簡令汗出去青、謂之汗簡、進史部應用、帝以誦爲史、佐史倉頡、蟲蝕變古文爲篆書、頒行天下、後雖更損其書、皆宗爲法、倉見文字已傳、不棄軀殼、終爲所繫、忽無疾而逝、帝爲具斂、越三日、擇葬於夷山、舉棺甚輕、啟視唯黃金數斤、知其化去、遂葬空棺於夷山之測郎、一葬其書簡於濰水、一葬其衣冠於涇陽、帝煉其所避之金、鑄成二鑑、瑩潤明澈、不特藏府洞見鬼怪形、銷觀宇宙如指掌、帝大寶愛、藏之內、藏并其所有篆文、令人守視、時以溫誦爲右史、誦亦以鳥獸體類著作字法、合六書之義、尤能補

拾遺漏而文益備帝以叟會化形去世因慮身世無常集羣臣問曰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盪喜怒交攻故柔脆而多病神農雖制方藥猶未究極其微其孰能精詳之大鴻曰炎帝西訪泰壹始知運氣病機至尊宜廣求博訪自有所聞也帝問泰壹在否太常曰峨眉有一隱賢修眞抱道自稱天眞皇人有就而問道者若以寸木測淵莫知其止皆謂天皇上人或即是也帝遂同大鴻羲和岐伯沮誦泠倫榮援大容等徃訪以太常爲鄉導寒衰執轡王冰服牛載糧留風后力牧諸臣守國時帝之十九年夏月也甯封子赤將子輿聞帝徃峨眉訪道二人趨至

黃蓋子

廣成提

河濱見帝言願隨行帝許之將渡黃河陡然風雨大作終日弗息帝齋戒夜夢兩龍授圖明旦臨河俟之有二大魚各負一圖泝流來獻帝跪受之二魚自去視其圖皆縱橫如篆無有識者命沮誦收藏渡洞西南而行路經軒轅古丘入拜有熊祖廟時天氣炎熱帝與七臣步登具茨山洞避暑有一童在洞口嬉笑陞鳴是跳舞畧無忌憚（自得其樂）帝招入偕坐以所得之圖示之童亦於袖中出一圖授帝帝視之中畫一本大芝問何義童曰此神芝圖也乃道友黃蓋子囑以相贈帝曰友可得見乎童曰非與我師居太室讀道廣成大師將會南來浮丘翁邀師同去黃蓋亦欲他適知

七聖皆迷
識神掩也

貴人將臨荒山、令我以此奉獻觀玩、自有深味也、立起便走、帝牽草裾問曰、敢請尊師及道兄大名、好圖後晤、童笑曰、我師乃宛丘先生、我之微名不足達也、（高人）擺脫草裾、穿松林而去、帝歎息不已、是日大霧、無所問途處、夜半霖霪如傾、帝與七臣迷留信宿、諸人尋至、俟地燥復行、一路遙望岷山連亘千里、青城峯高第一、帝封為五嶽丈人、行月餘、方至峨眉、帝與衆居絕嶮下、齋戒三日、步上山洞、恭立門外、良久有小童出請帝整衣入、遠見一道翁笑容迎帝登堂、交拜遜坐、帝述企慕之誠、泰乙曰、山人遯世已久、何當至尊遠臨、命小童進滌塵湯、帝飲之、心胸開爽、仰視蒼玉

爲堂黃金爲庭華幡四張異香馥郁眞仙境也叔問曰余
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相余哀契不給。而屬有疾病爲之
奈何。泰壹曰古之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
亂若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飢而樹
粟渴而穿井不亦晚乎帝曰天時有陰陽人壽有短長未
揣其理願聞其教泰壹曰夫四時陰陽萬物死生之根本
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
沉於生長之門。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逆之則災
害生從之則苛疾止。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
故在氣血充足禍亂不生時當省性命之源。身心收攝保

長生要訣

養天和烏有疾病侵凌者乎君子務防其漸蓋爲此也帝更問保和要旨泰壹曰若能行九晨照洞房泥丸之法檢魂魄制萬邪清淨行之以致真靈之氣降於寢室所謂引三光九星以照百神者也帝曰善正有所問泰壹忽凝神靜坐閉目不言帝未敢復言諦視既久始怡然而舒帝從容請曰雖聆自卷之道未達濟人之術神農嘗藥制方療民疾苦余欲以此濟世間上人具天人之學敢求指示泰壹曰捨近求遠如握鞭覓栁吾于左右不乏其人何勞遠頤山野帝遍視諸臣曰此中豈有其人耶泰壹笑而領之邀帝遊清虛境上白玉樓羣臣侍側泰壹皆命坐君臣不

勤志勞神
真一不存

敢泰壹曰吾道大同况汝皆非俗子也今玉女開宴岩几上羅列絳雪玄霜玉芝瑶草紅桃白李碧藕丹苓玻瓈琖內酙以玉液瓊漿侍者皆稱坐賓為太清仙王泰壹命飲以丹華之英漱以玉井之漿帝見席間有芝草作餌因出具茨童子所授神芝圖呈問泰壹曰此是太隗至人所鍊三一之道也帝曰敢問何為泰壹曰聞吾子盍三辰立晷景封功人於土地以判邦國察山川之高深以分陰陽因天時之寒暑以平歲道使民彼此交易以聚貨財備設器械以防奸盜制車乘衣服以彰尊卑此皆法天而鞠乎有形之道竊聞古之聖人其治天下也神志不勞而真一足

欲以我蕞爾之身兼百夫之能事則天和莫至悔吝日生貪婪欺詐一切能除方可問斯道也乃命幺童奏樂稚女起舞帝側耳靜聽既終問曰此樂何名何若是盡善泰壹曰荒山時有廣成大貞降軒談道嘗挈女童來奏樂歌舞童輩從旁覘聽久而習成遂名曰廣成之樂然猶未能彷彿也帝顧謂大容榮援冷倫曰汝等善識之因問廣成大貞何人而有此妙音泰壹笑曰是人不可名狀吾輩觀之若臨士皐而瞻北斗帝問所居何處可得一訪乎泰壹曰變化莫測往來無定近聞在空同會友急切未能見也談至更闌月上帝起辭席留宿於玉樓明晨帝盥漱整太遂

〔鬼臾區〕〔容成子〕〔𧮪如〕

至前堂候泰壹出見叩問明醫理者爲誰泰壹指岐伯曰是子曾受學於吾友僦貸季深通醫理何韜晦若是玫君上遠遂風塵耶岐伯蹴踖對曰非敢自秘實爲具中玄妙未能精究也泰壹曰子學条所深知無庸謙退復昭爵封子赤將子輿至近曰二子深明火土金木之用留形太乙可乎帝曰凡濁得蒙收録幸矣二子甚喜泰壹曰我徒鬼臾區（一云鬼容蓝）有容成之明𧮪如之數多能廣學以償吾子之賜嗔出相見帝問容𧮪之爲人泰壹曰向後自知出一經贈於岐伯榜曰靈樞（後帝有所問岐伯皆依此經而荅衍爲九巻）授劑以金籙之首篇太上之靈符寳文三才五芽之秘訣帝問其大

旨、秦壹曰守神却惡。吝氣全身。審彼我。割嗜欲。然後眞一存焉。三一守焉。便爲眞仙矣。帝拜謝其教。既聞大道、須珍重莫把眞金作等閒、

四妃之中、嫫母獨以德稱、固知艷妻不如醜婦。然西陵方纍形魚三妃、制作實有開物成務之智、其德更溥、史倉云不棄軀殼終爲所繫、可知此軀累人甚矣、山野之名不求聞達、具茨童子、洵是高賢、黃帝之於秦壹、爲醫道而訪之、故聞修眞之言、絕不留意、及其欲訪廣成、亦止從音樂而起、猶未深有求道之心也、宜乎再訪而不渝、

如此方是仙境

○○大隗氏指明三一　○軒轅帝始著内經
臨行泰壹將陰陽雲氣古驗一卷黄冶三卷太乙金丹九
顆玄珠一枚爲贈帝即謝别泰壹率諸弟子送至山小復
丁寧曰欲聞義理雖臣庶當事以師禮况性命之學尤不
可忽也撫冷倫背曰汝林甚美但別有道緣在異日尊冷（伏筆）
倫伏地問之泰壹笑而不語與衆作别回洞帝不忍遽去
忽起陣清風振得萬樹長松作波濤聲凝眸已失山洞所
在惟見一片白雲嶺頭封護得城郭相似帝遵教引載岐
伯於後車而歸以咨諏治道甯赤二子留於峨眉皇人命
甯封守爐掌火囑曰俟爐中烟起五色乃傳以道甯封謹

守數年、而烟莫出、遂積薪於野、臥身於上、舉火自燒、即有五色烟起、其身隨烟氣上下、皇人以手招之、倏然至洞、遂語以真道、赤將日為皇人採摘花草供食、久之不喜火食、惟噉百花芝草、不覺身輕體健、一日皇人命所峯頂古竹作竿、此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峰、其二峰對峙、宛如蛾眉、峰頂高峻、猿猱不易攀緣、赤將鼓勇登之、斫竹在手、四顧巉巖削越、無路可下、乃舉身自投、隨風飄地、毫無損傷、歸覆皇人、亦得傳至道、黃帝離峨眉至長秋山、出所授金丹與諸臣分食、丹色沾手如沃、至浦口浴之、江水盡赤、名其處曰浴丹池、至唐時建崇真觀以記其事、其時暑氣

得病先教民醫家

明示洪厓曾提廢成

漸消、火雲未斂、從人感受山嵐瘴癘、皆得病先自寒戰鼓慄、腰脊俱痛、寒止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帝憂之、俟少止時、敎相扶傍岷江而行、至巴江、此水與閬水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宛成巴字、見一高山中有茂林、碧水分流左右、帝命衆休憩、半山飛瀑如布、崖間有洞、洞口刻古篆、沮誦識之、乃洪厓洞三字、皆不以爲意、宋坡仙有詩、帝問病源於岐伯、伯對曰、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名曰痎瘧、只於此山之東、彭水間、得丹砂數合、再入雄黃諸味全鍊成截瘧靈丹服之可愈、帝遂依法修之、九日始成、果

縉雲氏

一服而愈、又令烹粟爲糜粥以和之、帝駐此山常有赤雲覆護人、、因名其山曰縉雲、呼帝爲縉雲氏、衆人謂數日然後起行、時已秋凉、行次古都、念及神芝、重聘之約、乃停車駕於麓、獨步上山、見洞中先有數人在彼、爲首二翁出迎曰、子誠信士也、邀入洞、施禮遜坐、帝求名號、方知是大隗黃蓋子與宛丘先生、黃蓋曰、前倩王道友饋山芝一本、嘗其味若何、帝鞠躬致謝曰、承賜神芝、天眞皇人云是三一之道、未得其旨、正欲求教、黃蓋曰、是乃精氣神三者合而爲一也、帝請問至人分合之義、黃蓋曰、以其不變謂之精、柔順謂之氣、通靈謂之神、夫先天之理、攝神歸

氣攝氣歸精。融精於混元。三元混成。謂元精元氣元神。至於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虛合自然。自然湛寂謂之返本。凝合爲一。其實一也。分而爲三。吾於是鍊成一本神芝。約新挹露。煥然文采。帝謝曰。其中滋味。果咀嚼無盡。因不見寄園童子。問何所適。宛丘曰。此予之道伴王倪也。徃會容成子鑄丹鼎矣。帝甚喜曰。敢問容成安在。宛丘曰。始居狗骨坂。兩岸多生枸杞。故地名曰杞。其處人皆愚拙。常憂天墜下身無所寄。容成爲之講明天理。其處諸人始得身心安泰。前西王母來採老杞幹作仙人杖。容成與語累日。母見其靈慧。便教以作丹之法。講明經緯之理。自此

醒世。言

更說有異人却將己身藏過妙

去者留者各自有意

常與異人往來向西北指曰此高大者是中嶽太室地脉連亘東南徽茫一點應是嵩山之首名曰首山容成居此巖下帝即辭行望首山來遥見林表火光燭天遂下卓步去二人在内摶土為範鎔銅作鼎一是具茨髫齒童子正待往問即起身帯笑望深林中跑去（沙人）一人默坐於地帝知是容成乃躬身前問曰敬來求見何不以片言相接謂予不誠耶容成緩答曰遯世之人恐言語不合故緘口耳帝因問道童根由容成曰此人年壽不小在太昊時已是蒼頡（癸明）入山修道既久轉而為少不可以童子忽之也帝問鑄鼎何為容成曰方與王道友欲鍊金丹故採山陽之銅鑄

三人皆故交彼此會意

關苞

大撓

鼎三座。王道允曾言尚有牽阻，今大駕之來，斷言應矣。帝曰，昨於峨眉，皇人先稱大號頊在具茨，又得宛丘敷說仙踪，故特相請出山，使得朝夕聽教。容成辭遜再三。鬼臾區岐伯諸人皆勸，容成始首肯，曰，更有道伴關苞大撓，又曰大填精詳術數，可使同去。關苞在山下掘銅，大撓在淵邊汲水，聞呼齊至。容成道明所以，亦願相從。帝尊容成以師禮，與之同載。容成教收鍊就精銅，裝於後車，行次具茨，結帳宿於山側。侵晨帝步至山洞，四顧杳然，歎息而下，渡黃河傍濟水而上。已至近郊，想及廣成大貞，欲一訪其道德，但不知空同何處，問於羣臣。常先對曰，五方有五大空同，南在

訪廣成

天師之稱蓋始於此

章貢二水合流之南北在涇河百泉之北中在汝河大澤之間西極直抵昆侖黑水近東只在盤燕白檀之界五者未知何是帝曰汝河章貢乍歸豈可復往昆侖百泉久旅未能遠征且就盤燕訪之諸公勿憚疲勞同予一往羣臣從命不一日到盤山數峯陡絕形勢逶迤一名盤龍山頂有巨石如鬣帝登之望見空同在燕山之北白檀之南正指顧間其石忽搖動如顫衆扶帝下（至今其石推搖輒動）帝至空同山麓惟見白積黃沙荒烟衰草欲尋土人訪問皆遠居百里留連五日索然而返都城帝以夭昏凶札君民代有因憶皇人所言拜尊岐伯爲天師惶恐不受帝曰如是視天

都似為近世人說法

下之溺也岐伯乃不敢辭帝齋戒旬日欲問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半百而衰者時世之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終其天年今時則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而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帝復問順養趨避之方對曰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元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

其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雖有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深合於道所以年皆度百歲而不衰者此其德全而不危也帝曰余欲臨病人觀生死決嫌疑知得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岐伯曰上古帝王之所貴此我先師之傳也昔皇人使我師僦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則色脉是矣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帝欲求見僦貸季岐伯曰我師好僻居枯坐我亦不能知其處鬼臾區亦嘗事之受其道帝乃立鬼臾區為少

俞跗　雷公　巫彭　桐君　扁鵲　馬師皇

師宗五運六氣之旨始能洞性命紀陰陽天時歲氣藏府感因得以分明矣岐伯、鬼臾區兼以相國、帝乃與之上窮天紀、下極地理、更相問難、闡發玄微、推至太素之始、八十一問難作為內經、於是藏府別、經絡彰矣、與伏羲神農之書藏之內府（後台三貴）為岐伯復舉俞跗察明堂、專識表裡陰陽之病機、雷公究息脉、兼詳炮炙之藥性、巫彭處方盪餌、并湔澣刺治、桐君定本草、採草木金石之藥材、俞跗解割（皮透肌、決脹結筋叢滌胃藏鍊精盪形）雷公（南極人、名敷一名菌㕚）鵲喙脇有肉翅扁伏、是謂扁鵲、時寒衰王氷隨侍天師探討玄理、後寒衰能知牛馬形氣死生之診理之輒愈、是為馬師皇、（獸醫之祖）王氷得

內經之旨隱而不發視之若愚至李唐時始出闡揚經義明歲帝又南遊將渡翠嬀之河有大鱸巨口細鱗背負一圖至前帝受而視之皆蘭葉朱文五采畢現弗知其義歸呈於鬼臾區見其中有日月星辰之象風雲氣候之理觀玩月餘得其五要乃建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羲和占日之晷景長短尚儀占月之晦朔弦望車區占風之方隅來信時候命大撓探五行之清占斗綱之所建以十干十二支陰陽相間剛柔相配三十年爲一紀六十年爲一周自此始作甲子時隸首授規畫分野渾天圖於帝帝即使之規星圖萇遲以渾天列次爲六幅分列二十八宿中區帝座三垣閣



之、如指掌、於是鬼臾區得以占星之昏明流隕主何吉凶悔吝始有星官之書五人各在其職、帝問蓋天之說於容成、容成對曰、天體員地體方子在地外水在大外天行於水中形如鳥卵、天包地如卵白地在天中如卵黃、非喻言也實卵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南之有樞極旋轉斜倚地中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半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半、兩極之中處為赤道如帶繫天中日月星辰俱斜轉上下為晝夜出入赤道為冬夏、天地皆中高四下日月環行其旁北極為天頂中國偏在南斗樞兩旁為天之卯酉乃人間之寅戌也不則日行南半何

遲、而後半何疾、此理最爲明尖也帝謝教而退、心中猶豫明日往見天師具述其說因問天之居上地之爲下否乎岐伯對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說有懸乎岐伯曰大氣舉之夫天地萬物皆一氣耳天清地濁陰陽錯雜而成形者爲萬物凡有質有相能動能靜無非氣也人但知在虛空者爲氣不知此厚重之物如浮舟然宕虛空亦皆氣所載也萬物法天地而生人身宛爾一小天地氣血即身之水火也藏府即身之五州也氣血自能榮衛水火何由滅絕藏府各安部位大地豈至下陷乎是以醫道通於天天人一體收耳帝撫掌稱善尊容成子爲天公

命作蓋天之式以象周天之形又綜六衍以定烝遷

子午少陰君火　丑未太陰濕土　寅申少陽相火

卯酉陽明燥金　辰戌太陽寒水　巳亥厥陰風木

天道既巳發明帝問鬼臾區等五人所占日月星辰之體用如何鬼臾區對曰二儀之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日喻之火月喻之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

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
中天夫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是以望之若水火當
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
不然强弱之差也衆星布列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斗有七
星故與二十八宿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
挺占實猶王命布於四方謂之列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
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天心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
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
存焉微星之數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
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宜其明及其

衆也神散精斅於是有隕星奔墜所至爲石其文耀麗天
而常動者七日月五星也周旋右回天道貴順也近天則
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
也行進者覿於東屬陽行速者覿於西屬陰此日月配合
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於日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三
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
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蓬蕬
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
然後吉凶宣周其詳可盡矣帝復問歷數上下周紀其可
數乎區對曰善言曆者務求烝與象不善言曆者數而已

夫炁與象、即理也、二者相符、而後得其全、蓋理者、數之本、數者理之驗也、正是胞襟籠宇宙、相對恣談天、寗封舉火自焚、而五色烟起、旨哉言也。試思坎中之眞火不起、則離中之眞水不降。何能既濟而使五炁朝元乎。

容成講明天道、而杞人身心安泰、常戚戚者、安得容成而語之耶、

然容公對黃帝者、乃天象、岐伯所對、始是天理、

○○○採良材𣧑歸風后　○○○訪大貞不信洪厓、必審象以合乎理、候炁以驗乎數、然後準諸晷度、則重泉高穹不遺累黍、其中之理數、天以六節、地以五制、用天炁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二千七百二十炁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炁爲一周、太過不及斯已見矣、帝聞此宏論、歎曰、探賾天地之始、窮幽法象之原、可謂智參造化者也、遂尊爲經歷公、以冷倫爲副師、於是鬼臾區居靈臺之上、因五量治五炁、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交己酉、實帝之五十年也、時冬至日有日南人獲神策、臣堇來獻。其地在日

之南後為越裳交阯界併進一獸圖云南土所産其鼻似勾牙長於外身大可四牛交媾水而三年一字其膽四季流行四足不知何名帝謂但見圖象遂呼之曰象遣使求之邀五歲得十六足以歸以其能負重命用以駕車神民之丘得寶鼎三座來獻不炊而熟蓋昔逸神氏之丹鼎按天地人者帝使鬼侯常先賫諸物問鬼臾區主何禎祥區曰策策即蓍草也歷千歲一本百莖下有靈龜守之此必含帝之在位年數若夫寶鼎乃鍊神之器天機微意未敢肯陳當以嘉徵之語還報策可留此聽用鬼侯乗辭復命鬼臾區乃以方員勾股之數測天地之高深度日月之遠近土圭臬

表、侯烝異同衡尺矩弧、綴術煩簡蓋土圭日至之景即勾也臬表即股也以臬之高若干得景若干即知離地若干所謂偃矩以望高也以日月之高爲晝其夜相等即得地之下深所謂覆矩以測深也以日月之高深得天高地下之經而三之即爲天體之員所謂環矩以爲員也得天之員因以方之測其弧知周天經緯之度數所謂合矩以爲方也得其方數因以平之而兩極之出地入地天中之在南在北皆可得矣所謂衡矩以正繩也天有北極西隅有高下因而設營以望之則七政之高低遠近無不具得所謂卧矩以知遠也復思七政之参差兩儀之虧衰必以算

術乃能極其奧遂命隸首作九章算數而齊約之帝聞隸首號曰黙如精於數術知即皇人所言者故令其掌算數鬼臾區因教以系朔轉交閏為五應立表為曆元章蔀以乘除加減歸併法算之累成歲策逆以日月朔望未來之數而推之積邪分以置閏十九年七閏為一章配甲子而設蔀六十年一周為一部造成十六神策長歷於是時惠而辰從矣帝更命大撓有淑言進規常命作戒書於盤盂以彌縫其闕即以為孔甲史黔如為慮首史言作算之帝始者也謂經歷公旣事曆日何暇更占星象車區古風角多驗復命併古星之系色休咎容成天公常指點其星之紫宮為

風鉅　大塡

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帝天市有座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尾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蚖魚鱉罔有不且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動用舉僭占之輙應事區悉皆領會帝曰吾聞知天者聖天公非聖而何凡象緯之事悉兼而總之命栢常於天中建皇極施禁令國無邪教市無淫貨帝以風鉅配上台以同天天老配中台以録教五聖配下台以道級謂之三公知命受紏俗以正臣民竊紀受變復以彌禍變大塡受補闕而寡愆尤地典受州絡以明土脉力牧受準斥凡事合宜鴂冶受決法而民不枉

屈軼、　開皇十劫

赤誦受版牘而事不貳、是爲七輔、一曰三公四輔、又曰七佐、又立六卿三少二十四官、共理萬民、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邪不禦、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枉、物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裔夷之人罔不來享、天地治、神明通、有異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名之曰屈軼、屈軼謂其能屈佞伏之人、鳳凰止於東園、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天下咸稱至治、歲在庚戌、上惡開皇十劫、帝臨朝曰、昔吾祝融君聽鳥鳴作歌、以和神氏、太昊造琴瑟、作樂以理身心、安皇制笙簧以通殊風、炎帝斷葦籥以協羣音、今賴公等匡維、亦欲作樂以識盛、泠倫進曰、臣採發音者有八、金石絲竹匏土

引出洪崖

一則藉此遂山二則引起訪道

革木然金革之音鴻而遠絲竹之音柔而和匏石之音清而脆土木之音朴而實衆材隨地可得唯良竹能和衆音必求節疎而直幹堅而圓者方可近處未易得也風后曰臣在中條時吾師令汲泉於嶰谿有修竹千竿勁節凌雲垂枝映水堪爲妙選臣願同泠倫前去採取亦得一省師尊帝即備禮物令致謝天姥共鼓化狐邑夷皆願同往得採巨材以造舟楫大輅帝悉許之風后偕衆起行帝親率羣臣送至郊外叮嚀蚤回理政諸人帶從者百餘西行在路月餘將至中條風后謂衆曰今我入山不復還都矣（去得脫然）泠倫等大驚曰太師公何出此言帝前不露片言我等如何

勉去一人

洪厓從矣

回覆風后曰但言鼎成時再會可也此去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可得美竹只我欲求一作伴未知孰允已更願從遂與衆作別驅車疾馳同去衆傍徨歎息越𧼈乃行至嶰谿見水勢奔溢隔溪谷口果有千竿修竹造浮槎過溪砍伐得數竿竹林有人喝曰爾欲作假鳳鳴伐去此竹數莖鳳棲於何處冷倫止衆勿伐入竹裏尋之見一人跌坐古貌野服知是異人即上前拜問不答叩問再三乃曰子洪厓生也廣成是予後輩汝主慕其道遍處訪求然未若子之簡易也冷倫欲諷其入補風后之缺其人笑曰方事聲色世之爲樂矣通病暇治性命哉冷倫願拜爲師從遊林下其人曰未轉得快

伏

再訪廣成

方明 昌寓 昆閽 滑稽

可也且令汝主同來當諳以至道泠綸恐其踪跡不當已在竹林追陪令共鼓化狐截竹爲段載於車上回郁郅帝自來敕請鼓狐採伐巨材連夜造成舟楫裝載竹木車伏順黃河東流由濟水北上入朝將諸事奏聞帝驚喜曰太師公克定大亂奈何遽去我必强之出山洪崖旣與廣成相識務往會之見大貞不難矣以政事盡委力牧帶近臣數十人命方明執輿昌寓驂乘張若謵朋爲前馬昆閽滑稽爲後車鳳石負書離朱戴圖弊訴象罔執戈戟栢常荷劍以從命化狐爲鄉導偹載行糧發軔紫宮之闕朝涉洹沙之河夕宿陰浦岐伯知之與寒哀王氷趕（有心機）至漯水天明

鳳石

弊詬

象罔

男現若隱
恐人不測

帝登舟將渡岐伯至前曰聞帝西狩中條願隨車駕帝曰天師不憚跋涉足何至意遂同渡而行旬日將至中條陰霧漫空迷失道路岐伯曰冬霧終朝天將雨雪恐旅中不便化狐曰何不先至嶰谿見過洪厓順途歸迎風后帝允之俟霧開驅車西去衆不知嶰谿即王屋後窟乃遠遠轉過大夏遥見泠倫來接帝問洪厓安在倫曰日在林中講宛昨晚有五老人乘灰黃蒼白玄五色之鶴邀先生入空同會廣成子先生即折竹枝化彩鳳跨之同去臨行囑曰帝若來云在空同相候帝曰空同有五不知何處爲是岐亦有去意伯曰少居北豳涇水之北有山曰空峒其間峰巒卓越崇

覓人去法將異

帶中原聖賢會集之所或是此處帝即命駕北訪水陸兼程過涇河見烏崙山勢險峻戒衆緩行至山半寒衰踹嶉峻危石忽失足墜下衆大驚帝急令運轉大石不見皮骨（更奇）尋至山左寒衰卧石巖手招岐伯岐伯撲身而入玉氷尾後亦進衆堤至巖前石遂開合帝令開鑿堅如鋼鐵連閙三日不得見帝泣曰天何屡奪良佐耶只得起駕一路悶至空峒果是景致異常從人駐山下帝與泠倫諸人緩步而上見雙松下洞門緊閉額上横鐫廣成洞三字帝喜曰今番得見矣親自叩門有二童子啟門曰已知大駕降臨但我師朝徃須彌會後歸期難必曾囑轉達至尊異日再

來相晤帝曰越嶺循川往來萬里寧守幾日以俟一見二童曰既決意不敢久屈送一信去或可歸矣進内取小盒邀帝同陟高峰上有石爐大可數圍重拈盒中香少許投於爐篆烟騰起（童子亦點）洞口有人曰洪師至矣帝信是廣成已回趨下峰頭遠見道者年可半百泠倫先拜陳說帝知是洪厓畧述企慕之誠洪厓曰頃在須彌會中黃子忽見信香起知貴客在門帝曰予聞須彌在北海之北而何往返之易洪厓曰兩儀間有四大須彌中須彌為大地南望松檜鬱然者南洲之須彌也遠在極北近在目前此皆中黃子寄跡之所也帝曰問廣成所在洪厓曰此亦山野慵夫寡

方黙子

嘔其秘强所以相梗

言語一號力黙子無甚道德可重何丞於兇悶若此帝心（故自貶以保）微慍以爲峨眉皇人諒不虛言洪厓延入洞中帝因天色昏黒權且留宿是夜彤雲密布下一天大雪向曉不止帝殊焦躁勉强與洪厓談論洪厓反梗於義理所以愈不合意只欲辭去洪厓曰廣成在西空同靜鍊去恐索興而回帝得此消息一候天晴便要踏雪上路洪厓亦不再留臨行贈自然之經金丹之訣二篇曰此皆清淨要領玩之自得也帝受而謝之同泠倫等西行日暮共入大林歇宿忽有數人在内煨榾柮向火中一黃面長髯老翁捧九節竹杖舉手向帝曰願以此竹見贈中有九品之方與子觀玩

際不上山又見中黃

受用無窮帝異而拜受剖視之每節有篆書三字共文曰

守飛門　逸户門　敝烟門　巡候門　安貢門

會吸門　沁幽門　約關門　導魄門

帝問其精義但云試反求之可得矣是夜同宿林中明旦起視已失數翁所在詢問夫人知是須彌山下始悟中黃子現身垂誡遇而不識誠為慎恨復趲行西去一路冰雪夜宿曉行又值冬盡春初有幾座峻嶺高山偕是粉推（借景點綴筆）玉砌惟香松萬株挺立天表帝皆命之曰雪山抹過焉支刪丹口是西番地界遍山多結杞子映雪較紅採食味極非美名其地曰甘帝與衆披荊棘草木直至西空同峯嶺

一似鷄頭因名鷄頭山（一作笄頭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即隴右大隴山分支）登鷄頭四望遙見天山黑山崑崙合黎萬山環拱皆積雪未消俯瞰青海紅池渥洼弱水一泒濁流絕無行人問渡遠見一人西來帝率羣臣迎視之彷彿赤松子問之果是云自龜臺還帝告其所以赤松出中誠箴一轉授之箴曰當勇爲毋退料徼遂行帝留之不得敘箴誦其語皆修身制命治性之法寶藏車中此山上當斗柄戴北極而立山下有滕姓六家居焉帝遂止宿其家化狐告以四來求眞之故滕老荅曰兵爲陰象帝用以治亂蚩爲陰氣所結帝適遇之吾聞眞道貴陽而惡陰恐帝未應受籙也化狐以

(6)勝六

玄珠丹頭也至虛無質之物象罔求之自得若明智[illegible]喫火

其語聞帝不之怪（後人謂雪為滕六 其源流為滕六）帝於山之前後訪問廣成子四五日無有知者帝歎至道難聞將命駕東歸從人報有樵子在林伐木可拘問之帝親往問曰此也有廣成大貞否（漸漸引起封猶）樵曰居人皆以殺伐為事殘暴成風雖有高人隱賢豈肯駐足於此帝自省滅蚩尤擒揄罔殺戮生命誠多如是罪過何能得見聖真樵子其謂我矣遂回修省再議訪求別樵者取原路而還（還原必）經赤水（田之道）之水登昆侖之丘（共十）南望（離宮）歸途夜半下丘遺失玄珠（真）一顆使智者索之不得無何復使喫詬舉火索之又不得離朱（字婁）自力最明暗中能見微物帝使其遍索亦不得象罔無意得之於枯草間帝曰

發何彩處



異哉明智者不得象罔無知乃能得之我於是知無能之
不足恃矣為訪廣成反失去諸子興味蕭然行近澄水泠
倫曰洪厓曾云與藍而返今果然耶帝曰狂徒之言何足
憑行數日至中條山口時已三秦天氣適巔桃花如一片
紅霞帝率衆上山山有二洞皆被桃花護足乃分枝拂瓣
而進及至洞中光明通達望其後深邃莫測中設石床鑪
椅竹杖棕團悄無人影帝顧問泠倫曰太師公臨別曾有
何言泠倫以鼎成再會之言為對帝莫知其意惆悵良久
歎曰來去自如真高人也天師三人亦未必不借景遯去
諒不肯復出那知後會已不遠分手亦暫得

恍恍惚惚

前節至此、天地之眞理盡宣、雖曰羣眞啟示、而史筆之通靈不可拚也、

帝雖欲見廣成而其制作未完、故洪厓亦或現或隱以遲之、然風后諸人既去。治世之心應自冷却大半、五老邀洪厓。入空同會廣成子。妙極至空同見廣成子。洞倫邀洪厓。更妙、

覿面不識、而遍訪廣成、非帝之執見、正其專心求道處也、若學者尋師而云可見可不見焉、道何能成哉、象罔無知而得珠。亦見人世知能、求道時都用不着。

少俞　別號之訖始此

黃○○泠倫作咸池廣樂○○○浮丘毅九轉還丹

丞下山衆路向涿鹿群臣迎入帝鬚眉曰前風后逸去於

路又失岐伯三子上見得洪厓一人走遍萬里長途歷盡

風霜水雪竟不得見廣成一面殊爲悵快容成愕然曰風

后岐伯爲經濟勞心復歸山林靜養是其素志但洪厓即

是廣成別號可惜當面錯過也帝曰語言不合全無道德

豈聖賢如是耶容成笑曰唯至德者不和於俗焉可淺測

而忽之帝跌足痛恨曰德薄緣慳乃至於此自是益修仁

德而天下愈治時天師既去醫藥曠職以鬼臾區爲醫正

雷公爲藥上建靈蘭之室居之俞跗薦其第少俞能通周



伯高

身穴道經絡車區又舉其所知伯高專明四肢百骸所屬諸子各司其事究極義理人民由此得其正命泠倫自得洪厓捷教音律彌精兼通歷數消息乃（仍歸到作樂）取嶰谿之竹以空圓堅厚者截爲十二筩長三寸九分聽鳳凰鳴效而吹之別爲律呂其雄鳴六以定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律配子寅辰午甲戌六支雌鳴亦六定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呂配丑亥酉未巳卯六支冬至當黃鍾子月地氣始升以律管橫埋於浅土鋪灰於管孔之端氣自下升吹其灰動則知一陽復生以此候氣之應宮商角徵羽五音德合土金木火水以六律六呂節其

自此消息明問餘正矣復受佯金隱耀之神鍾於赤城帝命榮從將首山帶同之銅象天覆之形鑄鐘十二以協月筩和五音與岐伯所作之鼓爲樂之大者又採荊山之石作懸磬十二節奏衆 晉刪伏羲之瑟用絃二十有五泠倫教大容作承雲之樂 是謂雲門大卷 制鞉鼓椌楬壎箎以導其和 鞉鼓小而有柄兩旁有耳持柄搖之而耳還擊爲聲椌一名柷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二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動之令左右擊以起樂也楬名敔狀如伏虎背刻鉏鋙二十有七以木尺櫟之以止樂壎燒土爲之如鵝卵銳上平底似權而六孔壎之爲言熏也吹之能令陽氣薰蒸而萌動也箎篪也聲如嬰兒之啼也斷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相等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壎箎二器最協彼此相應以喻昆仲相和也 帝坐朝堂泠倫率諸工陳衆樂於庭合而奏之翕和如一

無相奪倫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連如貫珠相續不絕帝聞奏一成大悅問此樂何名泠倫曰始以五雲紀官繼有縉雲之瑞名曰承雲時癸未八十四年中春之月乙卯之辰帝以日正在奎始奏其樂更名曰咸池言其象天瀆之包容浸潤也進泠倫爲樂師榮猨爲樂正大容爲樂長其下皆爲樂官帝嘗自鼓琴作角音學道士操精運神以樂天眞是歲秋帝以所餘之銅乃范造神鏡十有二爾合十二律陰陽各六六孔四獸變異得以書焉後世得之以照一切亦物消魄現形俗呼照妖鏡亦曰軒轅鏡帝自巡遊回都惟養性愛民推審音律不治兵革於是諸侯無所稟畏時有四侯國糾結謀叛僭

玄囂 昌意



嵒吾



稱帝號有巢氏後曰青帝無懷氏後曰赤帝昆連氏後號白帝昊英氏後稱黑帝不用朝命侵掠居民邊城日警帝歎曰神欲靜而心血朝弗治將爲火燃矣（知之矣）知大封元孫世吾有武畧命代爲司馬世吾乃正四軍撥四將董之卿一營壘而滅四國再定天下自此設兵衛立翅行決戰之規德威並施四海賓服帝嘗晝寢夢入華胥之國見其民上下相和怡怡自得既覺愈自修德欲圖如此之政其後天下大治儼若華胥國焉帝初立四妃共生二十五子元妃嫘祖尊曰皇娥生昌意玄囂龍苗二妃女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女生揮及夷鼓四妃嫫母生蒼林禺陽一女名華

龍苗　沐　清　揮　夷鼓　蒼林　萬陽　少女華　當頭一棒

衆妾之子十六人帝立長子昌意爲嗣最愛第十子清九
子萬陽及少女華時呼其母爲九子嫫母五子揮性就武
藝能欽絲作弦張設羅網是時造弓之臣揮已卒帝見此
子好射故亦名揮命爲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職一日出
郊射獵見大鳥棲於高樹一翼赤色口噴烈火揮異之拈（先見火鳥）
弓射去將近鳥身矢鏃盡毀驚疑間空中有二龍駕一神（後見二龍）
人自北飛至揮轉身便跑從人驚散神人下龍步行後隨
一赤身怪檢道童背繫壺盧直趨至殿前揮喘息未定神
人大呼曰已身殺孽已重不思修省更縱子傷生違逆入
道帝見是老祝融趨迎入殿上坐載拜起居曰祖師後何

來見劣子湜惡祝師曰別去初遊白闕之地蘆收神遇我
甚厚光遊至從極之閘謁見禺彊知其徒米東黨惡弄兵
得罪於我叱其伏地謝過復循路東遊遂遇汝子故來戒
逼出封禪
之子亦嘗誠心祈禳稍贖前愆庶可得求真道也帝悚然
曰欲釋冤愆何法可禳祝師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人
能齋戒嚴肅祭祀以誠自能感格使冤怨潛消禎祥立致
帝曰當禱於何地祝師曰昔天地開闢山川效靈故五嶽
四瀆莫不應造化而生於混沌之初根陰陽以奠於坤維
之位先有元始天王五世孫無上天尊赫天氏都於東嶽
今之
奉高一曰天孫謂天王之孫也數傳至金虹氏古歲得天

天符都官

王家傳心法獨修於東北長白山中日久功成太昊時方
諸東王公太華眞人召掌天仙六籍兼統世界人鬼等事
炎帝時多校量紀録之功太華眞人賜號天符都官爲羣
靈之府如得其號召天下一切神鬼遊魂幽魄大合而禱
之自然福臻禍散矣帝大喜留視師於靜室回思風后曾
言封祀鉅野可以獲慶岐伯亦言東封泰山合符萬國然
後不死明日遂命有司造竹籩木豆俎杭盂盌器血令樂
長太容演清角之音以侑享帝齋戒越旬始議起程容成
鬼臾區大撓黔如闕苞諸人皆願從時沮誦已卒黔如頗
知篆文帝留代史缺雷公巫陽爲桐君采藥東南未同亦

徽

以龍御車飛行四象同不拖殺

欲乘使尋訪時六相七輔五雲、幷諸司大臣、喪亡過拔濯薦賢白代或公舉補缺惟力拔猶強健如故帝悉委以大小政務前大鴻從帝郊祀天地於雍遘病而卒即葬於雍其子徽充紹父德帝以爲左相是爲左徽與力收諸大臣輔昌意守國帝同元妃皇娥次妃女節及五子揮七子清九子萬陽少女華以四大象駕將車載樂部牲醴祭器起行帝與祝師乘前車而輒帝怪象車遲滯祝師揩叱二龍御之大象行如飛雷回顧後車杳然忽風雨驟至隱隱有一長黑漢驅虎狼前走車後陰霾覆地中有無數斷頭折臂之鬼帝大驚問故祝師曰天子意誠百靈效命故大象

中華府君

駕車蛟龍御鑾回祿負壺畢方弗轄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蚩尤與虎狼前驅鬼神後集也帝愈加嚴肅不日到泰山齋宿巖下侵晨虔脩祭禮帝同衆步行由南而上凡十八盤約四十餘里帝就宿青鑾臺十二日燒燭於庭謂之庭燎然後築土爲封以祭天除地爲墠以祭山遂分羣神於大明之墟設醮於丈人之峰西南除八通鬼道昭告東嶽天符都官贈號中華府君督召一切遭兵火沉淪冤鬼咸集兩旁恭聽約束帝命樂官奏清角妙音一奏之百鳥翔集鳳凰來儀再奏之玄鶴延頸和鳴大象鼓鼻垂舞三奏之輕雲淡漠瑞靄氤氳祭畢散布牲醴於山鳩投王策於



鍾陰、建埤亭以紀勝事、作明堂以脩巡行、命子埔居守於此、是爲清陽氏時、東土有螣蛇、其狀類龍、能興雲霧、道行其中、聽聲而有翠、種類極多、攢食禾苗、其國乃飢、自帝大合鬼神之後、螣蛇伏地不騰、祝師曰、自此上下相和、陰陽無間、庶可問道空同矣、帝曰、五歷其三、未得一見、祝師曰、同去郊好、只我欲會勾芒神、有言贈汝、汝可記之、四大皆空、惟中不同。遇浮丘公入太清宮。呼回祿駕雙龍入海東去、帝攀留不及、同衆下山、象車仍遲行如故、帝正欲周遊九垓、忽元妃病殂於道、後人以纍祖逹遊道死以爲行神、每遠行祭之、以保前程、是謂祖道之儀、命次妃監護靈柩還都、召募長

方相氏
雷祖令

勇人方相氏執戟防衛封肝陌將軍後死爲險道神一曰開路神勑證果召爲雷部健兒善走能與雷相疾號曰律令呪云急急如律令謂此帝擬大半從人回去帶諸臣南行各乘輕車疾馳行三日至一澤邊雷公下車自往掬水解渴忽翻入澤底帝急令人撈救崖上但聞澤中震聲如雷其人奔起曰直沒至底見雷公已化爲神龍身而人頰自鼓其腹而鳴帝駭異良久乃復前行順濟水而渡

路問容成曰祝師所言浮丘公必先見之方可容成曰傳聞釆石牛渚之西有浮丘翁者試往問之帝即遍邏尋去見磯邊坐一漁父垂釣帝以浮丘爲問答曰是我隣舍老翁終年蓄鷄生息以爲食不見有異於人問之何爲帝曰

欲頻引去一見漁父即收綸前走轉至山下指明住處所
去帝步升草堂寂無人聲候至傍晚見一老翁驅鷄百數
而來帝知已是迎問曰翁亦勞乎翁曰身勞心閒乃役其
形身逸心勞是淆其神吾子身心兩勞究爲何事帝見其
出言果異揖至堂上拜問曰祝融老祖云我翁與虞戾子
有交知空同實境特求引進浮丘曰機緣未到只恐當面
不識且先修二丹調其火候方可問也是晚止宿於後室
浮丘談及祝融亦稱爲老祖帝問其根源乃知是神農叙
次爲帝之伯氏帝復禮拜稱爲伯祖自是號浮丘伯明旦
帝起問二丹之旨浮丘曰得地得鼎丹道何難去南有深

山曰縣縈廻鳥道山厚水清是設鼎之地帝求同往浮丘乃悉縱其雞於山之陽（後名其山曰浮丘因黃帝宿此又名黃山北有山曰雞籠南有雞山）與帝同至縣山上有峯三十二溪二十四洞十八浮丘曰煉地既得丹鼎宜求容成子曰前於首山（應前）得鼎三座未知可否浮丘曰可凡修丹須在陽分月日時今正孟夏初旬取鼎往返恰當其時容成忙駕車馳去帝齋肅以待未及半月容成載鼎而至浮丘見之曰眞美器也遂詰容成丹理容成對答如流有未到處浮丘細爲開導教帝預備丹物合丹之水須澄之月餘方可用也待至五月五日擇地安爐餘人皆止山下只留帝與容成在山守爐靜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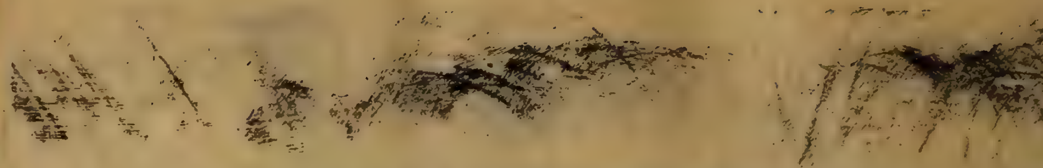
先敎於一日十二時中分作六候前二候運火中二候採取後二候溫養行大丹採取是性邊事採取至溫養是命邊事動爲煉性靜爲養命成丹妙用雖在一時務要九九方能純熟故名九轉還丹服之延年益壽妙用無窮帝依法行之功夫已至金丹自成浮丘敎以服食之法乃汲山頂清泉和丹吸嚥頓覺體健神清靈明活潑浮丘曰內外丹成可入空同問道但壽眞訪道須本人專心自求不可因人力而得子其自往可也遂欲別去容成亦願隨行帝曰天公何遽棄我耶浮丘曰噫人世聚散不常如日月之盈虧草木之榮瘁假若死期一至前能支吾片刻帝聞言

深省點頭稱是浮丘又曰割愛離情方聞至道子欲乞汝之二子一女爲侍可乎帝即允從叮嚀子清葛陽女華曰汝等隨祖師入山須尋出頭路徑不可自棄也浮丘始說明廣成子實在汝河西之中空同此去必得見矣臨行大撓鬬苞仍與容成同去帝恭餞浮丘南行自蚩羣臣蹤跡至中空同過汝河而西有大澤周可百里帝立陵上四顧後名黃陂陽水有二童提籃採摘花果帝招之二童即駕筏來渡其行如擲頃刻抵陂衆登筏亦不覺小至中流聞大貞在山否二童曰吾師在石室養靜人不下山帝顧謂泠倫曰原意以大貞與洪崖各別非即一人泠倫疑信相半有頃

良是可憐
□踏無地

至岸見紅紫滿山時當秋盡冬初宛似三春景象帝奇又
問之童曰此我師苑地常令我等灌溉栽植所以如此亦
陳欲見大貞誠意令衆停於下獨與二童行至山上二童
止帝於外先入通報帝鞠躬待命半晌一童出召隨至室
中遠見一人高坐於上帝俯首進謁伏地拜曰久仰高風
幸瞻道範萬望明以教之廣成子曰天子至尊貴何為屈
身於山野之狂夫哉命小童扶起帝退立於旁覷視廣成
儼是洪厓容貌驚得啟口不得暗思許多輕侮之意皆為（妙）
須見今若屛斥將如之何只得長跪謝罪曰下濁愚迷徒（呵呵）（非處可原）
聞道在空同誰知遇而不識祇因道號有殊以致執心不

化望大貞如海之涵勿以往愆見責廣成意如不知帝載（怎麼處）
拜請曰三界之內惟道最尊聞大貞達於至道故不憚遠
尋所謂道不遠人人自遠耳
一陽之氣葭管飛灰可測其候反求諸身應復二不異視
融旣來黃帝之道緣近矣
黃帝因除暴救民尚招殺業幾乎障道常人之無端宰
割當復如何
歷觀諸帝惟黃帝製作甚多而其得道亦甚難非智乃
之累耶



○○○入空同廣成授道　○○○陷鼎湖黃帝昇天

今造天都敢問大貞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噫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候而雨鳥不待族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奚足以語至道（指出病根）帝欲再問時大貞閉目不語只得起身退出（怎處）童子送至洞口日已銜山乘月色慢步下山衆人在行幄見帝步回迎入問曰大貞之道何如帝謂冷倫曰昔在嶰谿唐突洪厓原來即是大貞（頼有此人）遊戲今日不肯啟示明早須得吾子上山探之冷倫甚喜

昧爽時即撩衣上山帝俟至日晡泠倫始來曰大貞恐帝心不誠故耳今命我演習鈞天大樂俟樂成特便有機會進言也前於浮丘居旁鼓吹山取得紫竹二竿欲帶去製爲簫管遂揞竹辭去帝欣然而待因移衆屯於山陰石窟左右一山並峙宛如蜀之峨眉帝常登之眺望在窟中席坐白茅布服韡冠蔬食斷醴喟然歎曰徼幸得聞大道將捐天下築室於斯以爲終老一日報有甯生求見帝延入即陶正甯封子再拜呈上丹參糕一笏云師尊念帝好道誠篤命餽此糕以喻證道之高也帝拜受稱謝留坐談論三日甯生告去帝思具茨近接空同黃蓋等必與大貞有

交或可逸其相勸遂同衆登具茨遍訪大隗氏黃蓋不得復遊至襄城採首山之銅千鈞以大輅載之所掘之處成坎後名蛟龍池。西至伊水之陽溪中有山洞口水瀑如簾山頂有雲如幕。又名雲氣山。鬼臾區留隱於此帝亦任之厚贈衣糧後稱鬼谷子。帝退居夾山靜候三月又值新秦時序一夕忽聞樂聲響徹中天帝起聽之喜曰機緣至矣夜半從山後步上至洞口探望許久無人行動緩步至二重門仰望堂上獨見廣成子南首而卧帝順下風膝行而前稽首而言曰弟子愚蒙竊思至道願大貞膏其狂瞽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永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人之修持不

假外求惟反諸身而已。以手扶帝。帝起立榻畔。廣成朗聲宣颺曰。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乃可以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多敗。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天。肅肅發乎地。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我故歷修一千二百餘年。吾形未嘗

衰老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焉

帝再拜謝教廣成起而邀帝坐於左更談玄白異同之說授帝陰陽經自然經道成經共七十卷攜帝遊太清眞宮皆百寶裝成煒煌奪目金碧燦然設宴其中廣成拱帝入席令玉童奏樂金女擎盃上獻筵中異味何殊炮鳳烹龍絕勝山珍海錯廣成傳呼泠倫陪宴泠倫拜罷傍坐賓主

共飲醍醐。直至斗轉星移。留宿後閣。明旦帝盥漱整冠服。升堂拜謝。廣成曰。午前偕子一遊南宮。命推出艑艚鑾車。不御而行。挈帝登車並坐。嫌大陸遲滯。令帝合眼勿開。召龍駕之。憑虛而行。帝聞耳邊風響。動掣如飛。偷覷板隙。見有二龍舞鬣張爪。夾輔兩旁而飛。二龍覺人窺視。脫轄遁去。車忽下墜。浮於水上。廣成曰。至矣。同帝登岸。且此湖在山頂。一望浩漫。今湖中有艑艚底板。人或動之。風雨立至。帝隨至宮中。皆碧玉爲臺。藍珠爲殿。到處有童女供奉飲饌。應酬使令。廣成曰。此子之前宮。即南空同也。復引至山陰。眺望章貢二水合流之間。有十八灘。水中怪石嶙峋。左顧山下一池。中多竹

石有六鳳凰樓止廣成招至巖前飛鳴旋舞因顧帝曰汝雖聞道俗骸未脫故神龍避影彩鳳難乘宜去靜中修養鍊盡重泉濁氣始得飛昇子且暫留於此我回中宵使泠倫報知衆人便來迎子倏于鼎成時再會於寥廓之境然立鼎須擇凖重處然可載也言訖跨一丹鳳望北飛去帝在南宮月與童女輩調琴於下放崔峰頭陶養性情不覺月餘遥見巔水上流有三巨舟揚帆南下漸近聞奏樂之聲帝逸二童下探少頃領數人進見乃大容榮後率御從諸人具述泠倫云帝在南空同靜養并教臣等鈞天之樂仍自匠山臣等從江中至此迎接帝歎曰廣成之謂天矣

予初受天姥之符篆圖局徒成功業即位十九年始聞廣成子名於今又八十一年已滿百年之期至道難則畧聞鍊眞實所未識昔雲陽子隱甘泉之茶山善導引術盍往拜訪求其指教當時離南宮登舟由章水而入猶川至甘泉上凥此山有七十一峯紫微峰爲第一拱插雲表如一片紫茸森毛一洞石門半開内有石榻石几鐘磬具備深邃不測不敢造次而入乃大陳牲醴虔拜埋祭物於山陰帝欲覔鑄鼎之地遂乗舟北至青草湖（湖多青草故名）是湖南接湘漢北連洞庭東納汨水注洋萬頃遥望洞庭日月出沒其中帝令艤舟於湖中之荆山築臺於山左將首山所採

覺講奇怡詩九疇乃詮心血災嘗思鼎為何物、

之銅鎔之、作範以鑄、取方竹為炊、九晝夜、當八月既望、而成美鼎者三、以象太乙、能輕能重、能息能行、存亡是驗、占卤可卜、再欲鑄時、忽山搖如顛、波湧如潮、帝知湖山氣薄、不足以載、運入巨舟、水波不興、山光如練、現一輪皓月、轉過龍堆、有光如火炬沖起、照耀同晝、帝攏舟逼視、是一老蚌、展片殼、如蚓吞吐明珠、與月競采、知有人來、噴水而沒、巨舟幾為滅覆、帝驚曰、江湖險地、無可憑依、即捨舟登陸、大容曰、臣得泠倫之授、互參入咸池樂中、其音韻雅、與之相和、試一奏之、帝曰善、遂登湘陰之山、張樂於洞庭之野、大容縈緩、率衆樂工、始奏、百鳥和鳴、少焉白雀數對、戎行

旋舞於空既而集兩山長喉和風習習而至帝大覺命牧拾起程載二鼎於大輅一路搖撼如地震行過天柱山震動稍緩至太華山其動更緩帝上遊華嶽然與西嶽府君神明相通夜宿山上得龍蟠經視之中有蛇尸道神之道帝謂諸臣曰余昔考推步之術於泰山稽著髓診之訣於岐伯雷公講氣候於風后窮曆度於容成究殘陽綴金冶之車畢該秘要精研道眞陰符則內合天機外合人事今吾將急駕玄圃以返余眞可爲吾將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青藏於北之苗山將來壹所授諸秘是皆易形變化之法還藏於空同之龍潭事於一不務多求也諸臣知

脩行得非問道要帝即宣言曰

養心服形　神遊惺得　道非外求　入門返根

神虛氣聽　象罔得珠　無道得道　不言不知

通一貫二　不知真是　牧馬去害

皆再拜受教行至洛南一山停驂造飯忽有祥雲四合彩鳳口銜一匣飛至鄉於帝前向南廻翔而去帝啟視中有天篆文册龍甲神章共一十八籍帝讀其辭畧曰

飲啄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則神不靈。神不靈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禮斗苦已勞形。貴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神仙之道

乃可長生、

帝曰此清靜無爲之道也、并龍蟜經藏諸行符因名其山曰玄扈帝一路服氣鍊神又行數日回顧華山已遠草叢中忽鹿羣奔出前一麈揮尾導引帝命衆踵去羣鹿散逸有三頭大白鹿狂寒門谷口伏地不起帝異之重驅乃去其卧處皆碧時方日曖烟生如蒸試掘之得藍玉三方帝思石爲土之髓玉爲石之精其地必堅厚乃產此良玉命抬鼎各隨卧處放之安如磐石帝大喜擇垂陽日起鍊自歎曰鼎既成地既得日既涓只俟點爐人來矣諒大貞必不欺我况太師公等亦曾許我來會大丹指月可成若與

眷屬同死、更爲全美、命內臣數人、乘小車星夜疾馳到鄴迎取三妃四妾、及平日玩好之物、諸子悉留守鄴、往自日載妃妾玩好而至、帝接見甚歡曰、何神速若是、正持征黃尤時臣揮所造長稍弓撫視、小臣奔告鼎忽搖動、帝挽弓在臂同妃妾往觀、三鼎皆陷下及腹、帝長歎曰、世竟無立鼎之地耶、俯視鼎漸下沒、正在驚異、頂上忽垂下一物、其形似蛇、而四足徧體金光、張牙怒目、頷下垂一部髯鬚、衆益驚惶、帝獨識其爲龍、遂跨上所將鼎耳、手攀龍角飛身乘之、良久不動、若有所待、帝知龍來迎我、呼妃妾齊來、帝皆援引而上、騎坐前胯、羣臣見之、亦相率上附攀鱗緣尾

大酉　小酉　融吾　弄明

而從者共七十二人、又有小臣二十八人、悉持龍髯、龍忽飛騰、髯拔墜下、帝急攬不及、悞脫舄上長弓、只得舉手辭別、小臣望帝既去、乃抱其弓而號、後名其弓曰烏號、三鼎皆隔下成湖、後名曰鼎湖、帝在位百年、壽百三十有一歲、衆奔歸都城、告知諸子臣民、聞皆痛哭、時力牧已卒、朝政俱委左徹掌理、徹請先立嗣君、後議喪葬、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嬛依、唯玄囂與夷鼓同己姓、衆喚子中大酉小酉同姓、元妃所生三子、其後皆有天下、龍苗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是爲西戎之祖、故曰犬戎、四妃所生蒼林、嗣父姬姓、往來每家鬼方氏、後[illegible]始均、是爲北狄之祖、奚子二閨、雅好文字、後入歸藏中、攝取圖書冊簡、南匿於五溪之烏速山中、窮年採討不出、分居於東西陂、山名大酉小酉、左徹與衆迎帝之長子昌

意即位昌意曰嘗聞大德雖繼子雖嫡嗣才劣況又權首承喙不可以爲民表宜擇德望者承立子擇諸其意焉遂築一城於秋山陽之若水自統眷屬降居於此與諸侯等（今大名府有昌意城）徹乃推帝第六子玄囂時年二十六亦以君國宜長遜而不受降居於江水（在安陽故城古江國也）徹曰嫡既不立次當及長乃立三子休政事皆委左徹裁決首蕃營葬取帝之衣冠劍舄五具一葬防山壽陵（帝生時預築）於曲阜一與元妃合葬於都城西南上葉祀臺一葬中條之北靠陵曰卧龍以其與風后相親一葬洛陽翟道與鼎湖昇天處通脉一葬北道子午山兩山南北相對上設橋梁以通往來

帝休

鴻氏

帝魁

任巳

窮桑氏

五陵皆曰橋山謂其銳高而中空也左徹復取帝之服御几杖建廟而祀奉嗣君率諸侯歲時朝祭捘子休僖姓有鴻氏亦號帝鴻母方傫氏感穢晶而生正朔服度一仍舊制初黃帝封泰山三年大旱草木零落時人謂之乾封有鴻氏因旱焦思抑鬱成病二年而殂徹等治喪成禮立其子魁母任巳感神而娠生而尚文善著述厥後孔子求古史得帝魁之書是巳立數月亦殂徹復備法駕至若水迎昌意昌意堅執不允徹南至江水尋玄囂遇於長林相勸久之玄囂始從登駕至壽陵下車伏地而泣即帝位於曲阜之北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是歲次交巳卯帝巳姓名摯一作紀姓名贄母皇娥

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孕是後遊歷窮桑之浦有神童容貌絕俗自稱白帝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並奏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歌曰

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廻薄化無方浛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悅樂未央

白帝子亦答歌曰

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景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

歌畢忽不見皇娥異之是夕產玄囂及此羣臣立之正符

其瑞適有五鳳飛至玄鳥遺書百鳥咸集帝因以鳥紀官立鳳鳥氏爲歷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又立祝鳩氏司徒雎鳩氏司馬鳲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鶻鳩氏司事五鳩鳩民者也以是協輔宸旒同參國政

老子之道其用有內外以之理國則富强以之理身則延益黃帝既見廣成猶以治世之道爲問入世之心可謂深矣

前浮丘與帝煉丹於縣山爲已身求度也此處復立鼎安爐爲世人說法也嗟嗟茫茫大地誰爲載道之器

○除邪崇玉眞降世　○○臧徵乂王虎纔功
又有鶼雉氏為木正鶅雉氏為治正翟雉氏為庖正鷂雉
氏為木正鷩雉氏為陶正五雉為五工正使之利器用正
度量又立青扈氏趣民耕種夏扈氏趣民芸耔秋扈氏趣
民收斂冬扈氏趣民蓋藏棘扈氏掌民百果行扈氏為民
驅鳥宵扈氏為民驅獸桑扈氏趣民養蠶老扈氏趣民收
夜麥九扈為九農正扈桑扈青鳥之類俗呼竊脂天子為出財有隨從者逐獸攅行謂之扈從
各守厥職剤為竊桑畢薄不堪都邑乃察泰岱以東位居

青陽氏

少陽遷負山海遂遷國東道胙土於青自號青陽氏以兄
揮嘗張羅以取禽獸賜姓張氏作鸞鳳書文章衣服取象

毋句氏

少昊金天氏

白帝朱宇氏

古文造立建鼓斵木為三柱置鼓於趺上而鼓晴毋句氏
鑿碧石拔如雲簇纍篋上擊之名浮磬通山川之風命縈
師作大淵之樂和以鼓磬奏之以諧人神又號九嵎衛以
宮室卑隘闢大庭氏堂殿巍煥復都曲阜往來載物駕牛
車而運明年昆吾士人報山石皆化銅鐵可鍊為器劍鏃
試之銅玉如陶瓦以有金德眾尊號金天氏帝憶父昇天
階信陰陽鬼神能修太昊之政時稱為少昊又為少顥以西色尚
白又號白帝朱宣氏帝御世諸福畢至民皆信惑常殺牲
祭祀初越裳耆屹山有大小五峯屹立雲表一外忽雷雨
擁一卵入山西中產一女歲久有交趾蠻過海採香因與

婺女　九黎　文卿出怪　玉真娘子　隨應子

為偏生九子皆雄壯女嘗謂我乃婺女降下遺白號黎
母、後為黎九子是為九黎生育蕃庶成九部落分據西南
夷、蠻人之祖教民耕種漸致富彊見少昊衰髦欲乘隙作亂時有
匈日怪高丈餘、彷彿龍頭人體、金睛閃爍紅髮撩亂呼聲
如雷吐黑氣、人物遇之、便四灑腥血棍棒不能犯、衆民驚
恐、又有鬼火飛來旋變人形、渾身黑魋能姦人子女、被姦
者、即口吐黃水、身長毫毛、河陽民家、忽飛入小燕近視乃
一數寸長美女、其聲嚦嚦、云是上方玉真娘子奉隨應子
命、來人間揣除不祥、衆人羅拜求救玉真曰、畫張弓矢遶
射、夜帶白灰於地、如弧矢形、大怪見必懼走、遇飛舞小又

倍伐
蟜極

削竹稍作箆仰空揮擊即墜地現形急颯於瓮中設諸潔淵言訖冉冉而去當晚依法行之粟驗四遠傳播各備弧矢竹箆大逕潛形撲下小者皆鳥雀蛟蛇貘猱雉兎之類由是怪異少息然信奉鬼神尤甚尤黎乘此亂德教民尸祝之術選男人有恒心能齊肅奉祀者爲覡選女子之精爽不携貳者爲巫能使神靈不時降臨其身憑說災禍以誑惑斯民乃爲之薦祀求生祈福免咎天下靡然從之相攫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於祀災禍轉復薦至少昊憂而病劇元妃生倍伐蟜極次妃生般時爲工正督制弓矢亦主祀弧星封於尹城帝有妾子四人曰重該修熙

股　重　該　修　熙　高陽氏顓頊　昌僕　韓流　阿女

各有所司、帝謂諸子非發亂之才、素知兄昌意次子高陽通達事理、權宜應變、堪當大任、乃先降處長子倍伐於潛淵、始遺命立高陽為帝、少昊是日即崩、（在位八十四年、壽百十一歲、其神常降於長流之山、主祀為秋、故稱西皇、）羣臣遵命、迎高陽居喪三年、癸卯春築城於昌意故城之東、始遷都、即位於此、曰帝丘、葬少昊於雲陽山、安其后妃諸子於曲阜、帝姬姓、名顓頊、（言能專正天下之道、）谷、昌意娶蜀山氏女、其母送之曰、汝當順事昌君、毋少僻、命名昌僕、（一曰景僕、言景從如僕、）昌意降居若水、改為濮水、昌僕善執婦道、生長子乾荒於濮之上流、乃曰韓流、其像豚止豕喙、麟身、渠股、娶洋子之女阿女、（亦蜀山氏、又曰河女、）出居流沙東立

女樞　玄帝　勾龍

為司彘之國後裔為拓拔氏昌僕居幽防之宮一作幽房觀天樞之末
忽發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而成孕故又為女樞懷十一月生
帝於濮水之陽首戴干戈有德之文謂其能高大濮陽故
名高陽自幼敦敏年十歲便佐少昊治政封國大雄山西
在保定高陽邑年二十踐祚是日濮水不揚文龍負圖而出遂以
水德紹王又稱玄帝因圖作科斗書制戒盈之器著復禮
之銘帝知少昊四子能司金木及水以重為木正曰勾芒
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二子代為水正曰玄冥氷夷炎帝
十一世孫勾龍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用為土正使教兆
民後世祀之以配社是為后土慶甲九世孫帑蔦克纘祖功用為火正

又曰祝融帝因九黎未平禍亂不息日夜憂思是夏有黃衣童求見召之昂然直入帝問何來答曰我從南宮會隨應子云爲世間怪異疊見今玉眞降示致被九黎藉口邪說惑世鬼怪愈興我特來爲民革害帝遜坐問隨應果係何眞童微笑曰即汝祖黃帝九九年來備歷艱辛始得拜見之廣成也以其隨感而應故改稱焉昨又改爲玉精子言道德至精微也汝祖初上峨眉路經具茨予曾代黃蓋獻圖之王倪也帝竦然起敬曰方今禍亂紛乘享祀既不可憑我師何以治之倪曰鬼神者誠敬則禎祥隨至媟瀆則災禍立生正論間南郊報有小兒怪每日成行出遊皆

支離怪

方諸大會

借此一東為關鍵

母夜乂

乂手跳躍骨節振響人或吒之跳至身上作弄以棒擊之不懼有投之枯井與流水者明旦復來將裂其肢體墮地復合倪曰此乃支離小怪自後擒住以二石臼繫合縱火煨煆原形畢露矣帝命依法處治是一堆白骨其怪頓息帝愈敬信倪謂曰度索蟠桃正熟我去南宮覆旨將與三（引入蟠桃會）界聖賢八方仙衆赴集眞大會也抖衣起身帝步送西郊握手話別前村轟然有奔告者云一女人緋裙披髮袒膊跳足走如風疾每夜來誘男子陷其精髓今復白晝現形衆人叫喊閃入大空木中倪曰陰霾中常有飛天夜乂數千此毋夜乂也若不早除爲害甚毒折竹枝化弓矢搡木

爲利劍引至西椒、劍揮大木平截、母夜义騰空不上、倪作
飛步法趕入碧霄、抽矢張弓、向夜义背射、洞貫前胸、從空
墜於桓卜之西、其脂肉化爲一山、西頫後名肢節所斷處皆爲
河道後名洮河東入泯山合流、倪以弓矢木劍擲下、西人拾之、照式環
削初在山野鼓燉、後以之侵殺、亦天意使然也、倪在雲端
見南天祥雲五彩、許多仙衆前來、爲首南極赤精子、同祝
融、死丘、女媧、浮丘、廣壽諸眞、倪趨前相見、祝融曰、未識黄
帝遊的何所、尋來均逢良會、倪曰、始在首山開容成、常言
駛東華蓋山、雅致、每欲隱此、帝與之契、失在彼處棲止、乃
請衆先行、遲至華蓋洞、有二人、就是大挑關苞、即問汝師

惟頑靜養，可往都會處一廣見聞。大撓曰：今蚤赤松師邀帝去度索作會，陪侍去矣。倪謂祝融曰：君往敘至精大師，予到具茨，請一道友。祝融至空同，見女童，詢時云已赴會。祝融躊躇，見倪獨至，問時，倪具述所以，方知帝之少女華南遊至浦江之陽，有山五峰插天，上多異草，就居此修貞，故山曰仙華，峯名少女。先是桐君隱於富春一峰，陡立下瞰清溪，常出株藥，人異之，問其姓，則指桐木以示，因知為桐君云。凡山溪廬邑皆以桐名。女華出遊相值，遂如隣比。至容成來櫻華蓋，更有親傍。帝鼎成時乘龍往會，容成知少女在仙華，悉以后妃眷屬安置於此。自每乘龍往來，適赤松約赴

方諸、即邀容成同去、復於雲夢挈鬼臾區南去衡陽請偓佺、並駕至空同取齊、經具茨邀黃蓋、入王屋相請玄女欲拉風后玄女請其道業未精且俟後會帝不敢强乃隨衆南行赤松子順路約得大庭氏惟白石生不喜與遂致王倪所至皆空復挽視融大庭西至峨眉遠望洞門緊閉近即之有童啟曰師在白玉樓與鎮元師叔講論適齊封赤將出引入相見倪曰二公靜坐談玄憎俗客來擾乎太乙曰吾弟鎮守元神未能變化教其建火雲樓於西土煅煉其中仰承仙旆下降正欲問視師之妙用視融曰公弟賦性堅剛皇人自然澄澈中和之氣屬癸玉公煅煉之功遥

憑野老但得與直參贊就成品格也五行之中未位居東
令度索有桃木本蟠如龍實大如斗名曰蟠桃三千年一
熟食之者壽與天齊謹邀二位同享奇味太乙即與鎮元
起身分付諸徒守洞乘雲而行見一仌飛行至前恭手向
祝融曰前蒙黃帝設享岱宗眷屬俱沾宏惠皆君所賜祝
融答曰君非東岳府君乎曰然也太華大帝令往邀金蟬
家兄四岳諸姪少頃趨陪也五眞至無涯之際有童數對
凌波迎至云大帝在青城外恭候楯曰轉度索即是方諸
片時見銀宮金闕紫府清都青雲覆處木公拱立相迎冠
三梁之冠服九霞之服前有金童引導玉女散香一路紫

雲爲蓋、碧玉爲拼、綠衛爲御、眞僚　仙官、巨億萬　有所
司稟命効力、五眞既至紫府上玉　陛羣眞至膺　入詖
此交頌父報金蟬四岳在外木公　振衣出迎携手而入、宛
丘笑謂曰、天上高眞降久、止候子　耳金蟬惶謝入與諸眞
行禮、退坐於左、金童捧簪文甌盛　蕙香茗送遍滿座各舉
目四覩、有乍會者、互通名氏、伸仰　企之意久交者暌違歲
月、致懷想之誠、座中一位金仙、八　寶蓮冠純黃鶴氅髯分
五縷、鳳目龍顏、衆仙認不得、赤松　擎拳向上問曰、面四衣
黃上眞道鄉寶號望賜敷宣、天王　曰往昔始陽劫時黃老
元君與予欲興崇道德思得一位　理持萬法者偕遊昊天

有妙樂國君后皆好善誠篤元君將所握靈寶玉如意吹炁化一嬰孩抱送於君后懷孕朞年於純陽眞火之歲誕於王宮生時身寶光穆充滿王國色相妙好觀者歡喜幼而敏慧長而願善於其國中所有庫藏財寶盡散施無所依怙等類衆生仁深德溥通國歸仁遐方感化爾後王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宛夢修持宜早勅告大臣擇有道嗣位遂捨國入普明香巖中苦行眞修歷百年學業頗成常思學道爲羣生故乃行藥拯救疾苦令民常生安樂二百年普濟於世得予指教啟諸道藏演說靈章即能恢宣正化闡發神功幽顯均沾弘澤再歷三百年忘身殞命忍辱

無爭又二百年餘予始彙集羣真降度飛昇天界證位金
仙初號自然覺王次曰昊天上帝爲三才主宰掌一切鈞
轃天王復指黃帝曰上帝從中天統樞上界之時當春陽
九日南土適感孕於汝此正氣之有源委耳衆皆恭敬讚
歎天王又以黃帝號尊不便因進道號曰應元真君宮吏
報請入席木公邀羣真轉至西首巍峩一殿扁曰青混殿
其中宏暢光明滿設筵席木公恭揖入座黃老首推元始
大王轉遜黃老黃老曰予傍主也木公扶元始上坐次推
至精玉晨自然覺王斗父斗母上元夫人右上三皇兄弟
三十三人三元等天上諸真然後黃老赤精水精太乙僊

佺、廣壽、玄女、赤松、祝融、鎮元、黃蓋、金蟬、五嶽、宛丘、女媧、浮丘王、倪應元、容成、鬼臾區、主席木公、金母、共七十一位、其中有君師祖父伯叔先長、俱唱一無禮喏、然後依次坐定、惟聞環佩鏗鏘、但見衣冠濟楚、仙樂悠揚、盥盂精潔、王母親自設廚、手擗龍脯鳳腊、豹膾麟脯、調諸羹味、令侍女上之、又和八珍合味香湯以進、仙吏執氷玉壺、頻斟柏葉酒、瀉於玻瓈盞、色如翡翠、羣仙開懷暢飲、金童分張樂器、作扶桑仙樂、聲調清婉、聽之神爽、既畢、木公謂羣眞曰、尒爲度索桃實正熟、故邀佳賓共食、當令小童摘供、以侑一觴、至精子曰、此桃得先天之氣、食之者後天而老、得與此會

試思桃實上膏何品能固我命蒂而長生

誠厚幸也偓佺曰、可能移席到彼、於樹下暢飲否、鎮元金蟬曰、子食松實而眼方、復欲啖桃實而蒂固也、木公乎官吏安排祇候、皆起身出殿、首經瀛洲、其嶼有玉膏如酒、嘗人飲之可令長生、當時過碧海、履弱水、木公指曰、此微茫一點是度索山、其上覆蓋者、即桃木也、羣眞縱雲至山之西南、石壘一門、步入、仰望大桃樹、葉條茂盛、果實纍纍、枝幹相交、蟠屈三千餘里、卑枝單地、如張大蓋、與日玄都稱盛。原從蓬島分栽。

少昊酷信鬼神、即召紛紛怪異、妖由人興。於此益信、觀玉眞王倪之下山、皆隨應子救世、婆心激切、安得不

推爲仙眞鼻祖。

母夜叉吸人精髓、王倪滅之、大是快事、第後世之吸精髓者而人恒不以夜叉視之。且親之愛之。雖至喪身而不知避。王倪杳不復降。豈謂自投死地。不屑救之歟。

上帝具最上根器、尚積功累行若此。世有片善自矜妄希非分者。咸當猛省。

此節將証果諸仙、共作一會、借蟠桃果熟、見証果之意。叙次錯落、筆機生動、恍若躬逢其盛、至其承上起下處、仙凡互派、如沙中檢金、閱者當自得之、

毋夜叉攝人精髓王倪藏之大是快事第後世之吸精髓者、而人恒不以夜叉視之且親之愛之雖至喪身而不知避。王倪至此復降。豈謂自投死地。不屑救之歟。上帝具最慈悲作器尚積功累行若此、世有爲善自矜者。希非分者咸當猛省。

此節將蟠桃諸仙共作一會借蟠桃果熟見證果之意。叙次錯落箏機生動恍若躬逢其盛至其承上起下處、仙凡互瓜、如沙中檢金閱者當自得之。